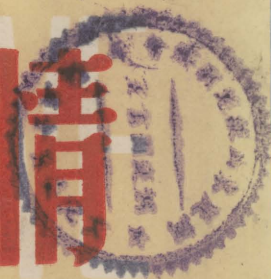


書叢作傑學文界世

著 夫 涅 格 屠
譯 林 橘

FIRST BOOK
鐘所之情



類 號

登錄號

著作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2601B

類號
登記號 1557
著作號

書叢作傑學文界世

FIRST LOVE

鍾所之情

著 夫 涅 格 屠
譯 同 德 林 橘

社版出風正

上海圖書館藏書

~~1559188~~

洞庭圖書室書片卡

書號	820.2 4740	限期	7 天
書名	情之所鍾		
借出日期	借書證號		
27 JULY 1949	135		
28 JULY	1		
27 DEC 10			

洞庭東山旅滬同鄉會主辦

洞庭圖書室

到期必須歸還

使大多數人都能閱讀

愛護書籍 切勿捲折批註
遺失書籍 需照市價賠償

宴會早已散了。時鐘打着十二點半。留在客廳裏的只有主人，賽爾琪·尼古拉尾契跟富拉第美爾·彼得羅尾契三個人。

主人按着叫人鈴，命令僕人收了殘餘的晚餐。

「就這樣決定吧，」他津津有味地說，身子深深地埋在安樂椅裏，還點起一枝紙煙在吸着，「我們每個人來講自己初戀的故事，請你先講，賽爾琪·尼古拉尾契君。」

賽爾琪·尼古拉尾契是個身體圓小而面孔明亮的男子，他先注視主人一下，舉眼向着天花板，「我沒有初戀，」後來這樣說，「我是從第二次戀愛開始的。」

「這是怎樣的事情？」

「這個事情很簡單。當我十八歲，最初對一個美麗的少女發生愛情時，我的求得她

的愛，不怎樣的新鮮，祇像後來跟別的女子求愛一樣。老實說，我最初也是最後的戀愛，那是在我六歲對於我的保母的戀愛。但事實已經過去了，關於我們兩個人之間的詳細情形，我已經不能記憶，就是我追記起來，有誰要聽呢？」

「那麼怎樣好呢？」主人說着。「我的初戀也是沒有趣味的：我沒有跟誰發生戀愛過，我遇見安娜·尼古拉愛薇娜，我現在的妻子，我們戀愛的過程很順利；那是我們的父母給我找好的對象，不久就深深地相愛着，婚事就這樣完成了。我的初戀就可以用這幾句話說了的。諸位先生，我老實地說吧！我之所以提出初戀這個題目，爲的看中了你們，我不能說你們老，但也不是年青的未婚的男子。富拉第美爾·彼得羅尼契，你能講一點有趣的故事麼？」

「是的，我的初戀的確是不大平凡的故事」。富拉第美爾·彼得羅尼契，是一個年約四十頭髮已經斑白的男子，他帶着不大願意的神氣回答着。

「啊！」主人跟賽爾琪，尼古拉尾契同聲地叫着，「那好極了……請告訴我們吧

「要是你們要我講……或者不；我不願意講這故事的，我沒有講故事的才能，勉強講，反會枯燥，沈長，不自然。要是你們允許我，我可以把我所記得的盡量寫出來講給你們聽吧。」

他的朋友們起初不贊成，但富拉第美爾·彼得羅尾契堅持着這個意見。過了兩個星期，他們又在一個地方會見，富拉第美爾·彼得羅尾契真的實踐了他的話。

他的原稿記錄着下列的故事：

這是一八三三年夏天的事情，那時，我正是十六歲。

我跟着雙親住在莫斯科，他們在對着尼司可基公園的卡羅嘉門附近租了一所消夏的別墅。我正在預備着進大學，我用着功，但不怎樣趕緊。

那時沒有一個人來干涉我的自由。我任意做我所歡喜做的事，尤其是我離開了那最後的家庭教師，更來得自由。他是個法國人，他自以為像炸彈一樣地被拋到俄國來的，心裏老不愉快，臉色難看得像生着氣似的，連日地奄臥在牀上。父親對我很生疏地看待着；我雖然是母親的獨養兒子，但她也很少給我教養，她完全給別的事情佔據了她的心。

父親還是一個漂亮的年青人，他是以財產爲目的纔跟他大十歲的我的母親結婚的。我的母親過着陰沉沉的生活，她老是憂慮，妬忌，發着脾氣，但從不在父親的面前發洩；她非常怕他。他老是嚴肅，冷淡，又生疏的樣子……我從沒有見過比我父親沉着，和有威嚴的這樣的一個人。

我將永遠不會忘記那在別墅裏的最初的幾個星期。天氣晴朗着，我們在五月九日聖尼古拉祭日離開市鎮。我往往在自己的院裏，或者在尼司可基公園裏，或者到郊外去散步，我總是帶着一本書在身邊的——像愷達諾甫的遊記，但我不大去讀他，我最歡喜的，是高聲朗誦着裏面的詩歌，我能背誦着好多的詩歌，這會引起我的血液奔湧，我的心

老是靜靜地無端地感着憂傷；我整個身子都是希望和理想，我敏感着，有時對某種事物感到恐懼，有時對一切事物都感到驚異，像在期待什麼似的。我的想像繼續地動着，像那燕子在破曉的時候，環繞寺院裏的一座鐘樓飛過着，只是迅速反復地同一的空想；我沈醉於夢幻，沈浸於悲傷，甚至於哭泣着。然而給一支樂曲或一個夕陽所引起的眼淚和憂傷，我像春草一樣地會迸出青春的生命，甜美的感覺。

我有一匹可騎的馬，老是騎着它獨自去遠遊，我疾馳着，我想像自己是個在演戰的騎士。風在我的耳邊呼嘯着，聽來是怎樣的愉快啊！或者我翹首對着天空，將那閃耀的光輝和蔚藍收到我開豁的靈魂裏。

我記得那時關於女人的印象，和戀愛的幻影，在我腦子裏還沒有現出顯明的形象。但我整個的思想和整個的感覺裏，已經是潛伏着一種半意識的，新鮮的，恬美得不可說的，女性的，……某種羞澀的預感。

這種預感，這種期待，滲透到我的整個身子，我在這裏面呼吸着，在我的血管裏跟着每滴血周轉着，……這個已是被命運所指定的了，不久就要實現的啊。

那個地方，我們消夏用的屋子，內有一所是有圍柱的木質的邸宅，和兩間小屋，左邊的一間是所製造劣等糊牆紙的小工場，……我好多次到那裏去漫步，看見十多個疾病而蓬頭的男孩，穿着油污的衣褲露出憔悴的面孔，在壓印機的的方樞木槓上不停地跳躍，靠着他們的嫩弱的身子的重力，印出紙頭的種種花樣。

右邊一間還空着，是要出租的。有一天，是五月九日後的三個星期吧，這個屋子的窗幃開了，露出女人的面孔來，原來已經有人來住了。我記得這一天正餐的時候，我的母親問家裏的廚子，新來的鄰居是誰？她一聽到是柴齊金公爵夫人的名字，很關心地說：

「啊！是個公爵夫人！」……後來又繼續說着：「一定是個敗落人家吧！我這樣想。」

「他們是雇了三輛馬車來的，」廚子手裏捧着一隻盤子，很恭敬地說，「他們又沒有自備馬車，他們的傢俱也很整腳。」

「啊，」我的母親回答着，「那好極了！」

我的父親給她一個冷眼，她纔默然。

那柴齊金夫人的確不是一個財婦，她所租的屋子，多麼坍塌，狹窄，而又低矮，這種屋子是稍稍有錢的人家決不肯來住的。當時我對於這種事情，是一隻耳朵進一隻耳朵出地毫不關心着。公爵的稱號，在我也絕沒有一點影響；原來我正在讀着席勒的「強盜」。

一一

我的習慣，在每個傍晚一定要帶了鎗到園子裏，在伺探那白嘴鴉的。我對於這個小心的，刁猾的，貪婪的鳥，早已懷着厭惡的心。就在那天，我照例走到園子裏去，跑過一周，一點也沒有得到。（這個白嘴鴉已經熟悉了我，只是在遠處間歇地啼叫。）我偶然走近我們的住宅和狹長的園子之間的屬於右邊那間小屋的圍牆，我沿着圍牆走過去。

忽然聽到一陣人聲，我就隔牆探望，吃了一驚……我看到了一種奇異的情形。

離開我幾步路之前，在那覆盆子叢中的草地上，立着一個身體長長的，穿着淡紅色條紋的衣服，戴着白色頭巾的少女，四個年青的男子圍在她的周圍，她手裏拿着孩子們所熟知而我却不知道名字的一種灰色小花，在輪流地敲打那些青年的前額，那種像袋狀的花朵，在堅硬的物體上打擊着，就發出聲音而炸裂開來了。

這些青年們是怎樣渴望着願以前額來接受打擊。那少女的姿態，（我只看到她的側面，）看來真是十分迷人，驕傲，可愛，喜笑，嫵媚，使我羨慕着，歡喜得要叫起來，在我想，只要那精緻的手指來打觸我的前額，我願意捨棄人間的一切。我的鎗溜跌在草地上，我忘却了一切，不知壓足地看着：她那優雅的體態，項頸，可愛的手臂，白頭巾的蓬鬆的頭髮，半閉的慧眼，睫毛，以及那嫩柔的一張臉盤。……

「年青人，喂，年青人！」忽然有一個聲音在我的身邊叫着：「誰允許你這樣地注視不相識的姑娘？」

我吃了一驚，像啞子一樣了。……在圍牆的那一邊，立着一個短短黑髮的男子輕蔑

地看着我。同時，那個少女也向我轉過身來，……我在漂亮的生動的顏面上看到一雙灰色的大眼睛，接着看到整個的面孔是在微微地動着，媚笑着，閃着潔白的牙齒，雙眉在飛揚着。……

我的面孔通紅了，從地上拾起我的鎗桿，在像音樂似的而不是惡意的笑聲裏，我逃回到我自己的房裏，躺在牀上，把臉埋在自己的手裏。我的心熱烈地跳動着；我覺得羞恥又歡喜，感覺到一種從來沒有經驗的刺激。

休息一回之後，我整理我的頭髮，洗過手，纔下樓吃茶。這個少女的影子，還浮在我的眼前。這時我的心已經停止激烈的跳動，但是却充滿着一種甜美的壓迫。

「怎麼樣！」我的父親見面就問：「你打到一隻白嘴鴉沒有？」

我正想將我過去的一切的事情告訴他，但我阻止我自己，只是微笑了一下。等到我就寢的時候，——不知道爲什麼緣故？獨腳在地板上打了三個轉，又在頭髮上灑着香水，然後上牀熟睡個整夜，天將破曉時，我醒過來，抬起頭來茫然地朝周圍一看又復倒下
去睡着了。

三

「我怎樣纔能跟他們相識呢？」那是我早晨醒來的第一個問題。還沒有用早茶，我就走到園子裏去，但沒有走近那圍牆。看不到一個人。早茶過後，我在屋前的街上，往返地走了幾次，遠遠矚視着那個窗子……在窗幃上想像出那個女子的顏面來，我覺得心裏很驚慌，就忙忙跑開了。

「我不論怎樣，我要認識這個女子，」我在尼司可基公園前的砂地上悶悶地散步，心裏又這麼想着……「可是用什麼方法好呢，這是一個問題。」

我回想到昨天會見那個女子的細情細節，不知怎的，那個女子的對我嫣然一笑，在我的回憶裏是特別活躍……但當我搜索我的腦筋，做各種計劃的時候，命運已經爲我準備着很好的機會。

在我不在家的時候，我的母親收到新鄰寄來的一封信，紙面是灰色的，而封了蠟的。這封信寫着不很清透的文字，不漂亮的筆跡，說的是那公爵夫人懇求我母親出力援助她，她說我母親跟社會上地位很高的人很接近，現在她發生了非常重大的事情，要找我母親商量，她的命運跟她子女的命運都操在這些大人物的手裏。

「我寫信給夫人，」她信上寫着：「因為彼此同是貴族婦人的地位，所以我很高興地利用着這個機會。」最後，她請求我母親允許她來訪問。

我發覺着，我母親不高興，爲的是決不定辦法的緣故。父親又不在家裏，她找不到可以商量的人。對方是個貴婦人，要是不答復是沒有禮貌的。但要答復呢，母親是難於措辭了。用法文答復吧，覺得有點不妥；用俄文吧，又不是母親所擅長的，她明白這點，所以不願暴露她自己的缺點。

母親見到了我，很歡喜，馬上吩咐我到公爵夫人那裏去，用口信告訴她，只要是母親能力所及的，隨時樂於效勞，又邀她當天下午一點鐘光臨。

我的祕密的願望，不料竟是這樣迅速地實現，叫我驚喜交集。可是我始終不表露出

我心裏的紊亂。我就準備，回到房裏，換上一條新領帶和新的燕尾服；我實在厭惡我在家裏所穿的短上衣和掛領。

四

我的四肢打着戰顫走進這個小屋的狹窄而不整潔的正門，遇見了一個紫銅臉，豬眼睛，額紋極深極深的是我從沒有見過頭髮斑白的僕人。他手裏捧着一個殘餘鯡魚的盤子，正在用他的腳關閉那房間的門，他突然叫着：「你幹什麼？」

「柴齊金公爵夫人在家麼？」我問着。

「馮發諦！」一個聒耳的女聲從裏面傳出來。

那僕人一聲不響地轉過身去，露出他的綴一顆紅色而有花紋的鈕子的破制服的背部，他將盤子放在地板上就去了。

「你警察局裏去過沒有？」又是同樣的女聲在說，那個僕人喃喃地在回答。

「啊……有客人麼？」我又聽得這樣說「……是鄰家的小主人，那麼請他到裏面來。」

「請到客堂裏來。」老僕又走了出來，一面在地板上拾起盤子，一面對我這樣說。我抑住着我的感情，走到客堂裏去。

我發現客堂，原來是一間狹小而不整潔的房間，放着幾件粗陋的傢具。靠窗口的一隻斷了扶手的安樂椅上，坐着一個身穿綠色的舊衣服，頸子圍着一條格子的絲圍巾，禿頭而醜陋的五十歲光景的婦人。她的一雙小眼睛像針一般釘着我。

我走上前去，對她鞠躬。

「我很榮幸地請問這位是柴齊金公爵夫人麼？」

「我是柴齊金公爵夫人；你可是V先生令郎麼？」

「正是。我是母親叫我來傳言的。」

「請坐吧，馮發諦，我的鑰匙呢，你看見麼？」

我對柴齊金公爵夫人陳述了我母親所給的答覆，她一面聽着，一面用肥紅的手指重重地敲擊那玻璃窗，當我說完的時候，她又對我注視了一下。

「很好，我准定來。」她後來纔這樣說，「你真年青啊！請問你今年幾歲了？」

「十六歲，」我不知怎樣地會口吃地答着。

夫人從袋子裏摸出幾張寫滿着字的油污的紙片來，一直舉到她自己的鼻子前一張張詳細地審視着。

「好年青啊！」她不斷地在椅子上搖擺着，突然說，「不要客氣；只當在你自己家裏一樣，我是不慣於講理的。」

「是太不講禮貌了，」我心裏這樣想着，一面看着夫人那種討厭的態度，發生着不可抑制的惡感。

那時候另外一邊的門忽然開了，門裏立着一個我昨天在園子裏所看到的少女。她將手一揚，面孔上顯現着一縷侮慢的微笑。

「她是我的女孩，」夫人用肘指着那個少女這樣說：「蕊娜意達，他是鄰家先生的

令郎。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富拉第美爾；」我立起身來答復着，因為感情興奮，口吃地答着。

「那麼，你尊姓呢？」

「彼得羅尾契。」

「啊，我有一個認識的警察局長，也叫做富拉第美爾·彼得羅尾契。馮發譚！我的鑰匙不要找了；原來在我的袋裏。」

這個少女仍是微笑着望着我，微微地開閉她的眼簾，又故意把頭略側着。

「以前，我曾經見過福爾第馬爾君的，」她開始着說。（她那銀鈴一般的聲音，使我全身起着一種甜美的戰慄。）「你允許我這樣稱呼你，好麼？」

「好的，請吧。」我口吃地回答。

「你在那裏見過的？」夫人問着她。

這年青的公主沒有回答她的母親。

「現在你有事麼？」她問着，眼光注視着我。

「沒有。」

「請你來幫我捲毛線好麼？到我房裏去，跟着我。」

她點着頭招呼我，走出客堂去了。我就跟了她走。

我們走進一個房間，裏面的用具比較好些，并且布置得也比較藝術些。實際上在那時候的我，對於不論什麼東西都沒有心去注意它；我彷彿在夢裏行動着，只覺得全身充滿着一種類乎精神病衰弱的，強烈的幸福的感覺。

這個公主坐了下來，取出一扎紅色的毛線來，叫我坐在她的對面。她很仔細地理出那個線頭，把它放在我手裏。在這時候她老是裝着一種很正經的沈思的態度，默默地不聲不響，微啓的嘴唇却帶着鮮明而狡獪的微笑。後來她將那毛線捲到一張壞了的紙牌上去。忽然她用多麼明亮而靈利的眼睛對我一閃，使我沒有辦法不得不垂下我的一雙眼睛。她的眼睛，平常半開半閉的，當她滿滿地睜開的時候，她的相貌全部變了，好像有一種光輝在她的臉上流動着。

「昨天你想我怎樣，福爾第馬爾君？」她稍稍歇了一回之後問我。「諒來你對我是

懷着不好的印象吧？」

「我……公主……我沒有……我怎麼可以……」我驚惶地回答着。

「聽着吧，」她接着說「你還沒有了解我，我是一個奇怪的人，我老是歡喜聽別人的真心話。你，我剛纔聽你說是十六歲，我是二十一歲了；你看，我比你年紀大得多，所以你應該對我說真話……並且你要聽我的話。」她又說，「看我的面孔；你爲什麼不看着我呢？」

我面孔更是紅了，沒有辦法，我抬起眼睛來看她。她微笑了，不過以前惡意的微笑，已是換了一種滿足的微笑。「看着我呀！」她說着，聲調又溫柔又低。「我不會厭嫌你看着我……我歡喜你的臉；我覺得我們可以做朋友。但不知道你歡喜我不歡喜？」她狡猾地補充着說。

「公主……」我正想說下去。

「第一件事，你應該叫我蕊娜意達·亞歷山大洛娜，第二件事，孩子們，————她更正着自己說），「青年們，要是你不把心裏所想的事老實吐出來，這是壞習慣。那

只有大人纔可以這樣。你歡喜我麼？」

我雖然很歡喜聽她坦白地跟我談話，但我的心裏還是有點不滿意。我想要她知道她的對手已經不是一個孩子，於是我竭力地做出一種自然而莊嚴的態度來，我說，「蕊娜意達·亞歷山大洛娜君，我非常歡喜你，我絕對不瞞騙你的。」

她搖着頭在沉思。

「你有家庭教師麼？」她突然地問我。

「沒有，我很久很久就沒有家庭教師了。」

我說了一句謊話，其實我離開那個法國人還不到一個月哩。

「我看——你已經是成人了。」

「把你的手伸直來。」

她急急地捲着毛線。

我乘着她低視的時候，偷看她的面孔，最初不免是胆小地看着，後來越看越是胆大地看起來了。她的面孔在我看來比昨天初見的時候更是妖艷；她的一切，沒有一個地方

不是嬌麗，玲瓏和甜密。

她背着白的窗幃坐着，日光穿過窗幃射到她絨毛般的金黃色的髮髮上，她淨潔的頸子，她平坦的肩子和溫柔平穩的胸膛，泛着一種柔和的光輝。我釘視着她，她現在是多麼地對我親密而接近啊，我跟她好像相識很久了，又好像在跟她不曾相識之前，不曾知道有人間和生活過的……她穿的是一件很尋常的黑色衣服和前掛，我很想對這件衣服和前掛的個個摺縐去接吻。她的小靴尖在裙子下面露着，我崇敬地拜倒在她的靴子下面。……

「我是坐在她的前面了，」我想，「我已經認識了，……我是多麼地幸福啊！我的上帝！」

我愉快得差不多要手舞腳蹈了，但我不過稍爲擺動兩隻脚吧，好像我是一個得到了糖果的小孩。

我歡喜得像魚得着了水似的，我願我能夠永遠地住在這個房裏，再不到別的地方。她緩緩地舉起眼簾來，那清明得像水的眼睛，溫和地照着我，她又微微地笑了。

「你這樣地在看我啊！」她慢慢地說着，用手指威武地指着我。

我臉紅紅地……「我一定是一切都給她知道了，一切都察覺了。」我心裏這麼想到。
「她那裏會一切不知道，一切不察覺呢？」

忽然鄰室裏傳來一種響聲——軍刀的磨擊聲。

「蕊娜！」公爵夫人在客堂裏叫着，「皮羅甫洛夫帶着小貓來送給你了。」

「小貓！」蕊娜意達叫着，突然從椅子上站起身子，把毛線拋在我的膝上走了。

我也起了身，將線扎和線團放在窗檻上，走到客堂裏去，猶疑不決地立住了。房裏，蹲着一隻張着爪的斑花小貓，蕊娜意達伏着它的前面，正在小心地托起它的頭來。靠近夫人兩窗之間的空隙差不多給一個亞麻色的鬚髮，薔薇色的頰和突眼睛的青年騎兵填住了。

「這個小東西多麼好玩！」蕊娜意達說着，「它的眼睛不是灰色的，倒是青的，那耳朵多長呀！謝謝你，費克托·葉歌未契，你多好。」

這個騎兵——我認識他是我昨晚在花園裏所看見的四個青年裏的一個，他笑嘻嘻地

鞠着躬，使靴鉄和軍刀的鍊條磨擦着響起來。

「你昨天說要一隻長耳朵的斑花貓……所以我就遵照你的話辦到了呢。」他說着又鞠着躬。

那小貓在輕輕地叫着，又在地上嗅着。

「它餓了吧！」蕊娜意達叫着：「馮發諦！沙民亞！拿點牛奶來。」

一個身穿黃色舊長衣圍着褪色的圍巾的女僕，拿了一盆牛奶來，放在小貓的面前。

那小貓跑近去，看了一看就舐着吃。

「薔薇色的小舌頭多有趣呀！」蕊娜意達的頭差不多着地了，在它的鼻子下看着說。

那小貓吃得夠飽了，舞着它的腳爪嗚嗚地輕輕地叫着。蕊娜意達立了起來，隨隨便便地對女僕說，「收去吧。」

「爲這個小貓，請你把小手給我。」那個穿着鈕扣密密的新軍服的騎兵這樣說着，稍爲聳了聳他的壯健的身體。

我呆立在原處，不知道是笑呢，說呢，還是不響好？忽然在門外的走廊裏看見我家的僕人傅洛特來了，他正在向我打招呼。我就機械地出來。

「你有什麼事情？」我問着。

「你的母親差我來的，」他輕輕地說，「她在發脾氣，好久等不到你的回音。」

「什麼，難道我在這裏很久了麼？」

「一個多鐘頭了。」

「一個多鐘頭了！」我無意識地說着，就走到客堂裏去鞠躬告辭，在地板上摩擦了一下腳。

「你到那裏去？」蕊娜意達在騎兵的背後對我看着說。

「我現在一定要回家了，所以我這麼說。」我說了，又對老夫人說，「下午二點鐘請一准過來！」

「我來的，好孩子。」

公爵夫人急急地取出她的鼻煙壺，大聲地吸着，使我看了真吃驚。

「我會來的；」她重新說，涕淚交流地打着噴嚏。

我又鞠躬着，轉過身不安地走出客堂，帶着一種年青人知道有人在背後送行的那種不安的感覺。

「福爾第馬爾君，以後再請過來看看我們，不要忘記。」蕊娜意遠這樣叫，她又笑了。

「她爲什麼老是這樣地笑呢？」當傅洛特帶着不滿意的神氣，默默地，送我回家的時候，我這麼想。母親責備着我，奇怪着我，爲什麼在公爵夫人家裏會耽擱得這麼長久。我默默地不響，就回到自己房裏。忽然心裏感到異常的空虛，……我禁不住地要哭出來……我很嫉妬那個騎兵。」

公爵夫人照約來拜訪我的母親，她給我的母親一個不好的印象。她們的會面我沒有在家，到用晚餐聽母親告訴父親，這個公爵夫人是個「卑俗的女人」，她懇託母親代她對賽爾吉琪公爵交涉；她好像常常牽累着無數的訟案和事件的——「都是卑鄙的金錢的事件」，所以她是討厭的好訴訟的人。但母親又說，她已經邀請了她和她的女兒在明天晚上到這裏來敘餐，（聽得「女兒」兩個字，我忙藏了我的鼻子），因為她畢竟是我們的鄰居，又是一個有了爵位的人。

父親告訴着母親，他已經記起了一個公爵夫人是誰，他說他年青時是認識這個已故的柴齊金公爵的，公爵出身上等人家，但爲人是太輕浮，太悖逆。他曾久居巴黎，他得到一個綽號，叫做「巴黎人」。又說他原是很富裕的，但財產差不多賭掉了；他以後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大概爲錢吧，——父親又冷笑着，又補足一句，其實就是爲錢，也容易選擇一個較好的女子，但他跟一個商人的女兒結了婚，結婚之後做投機事業，以至於全部破了產。

「只要她不說借錢就好了。」母親說着。

「那一定可以的，」父親慢慢地答着，「她會講法語麼？」
「講得很壞。」

「唔，那倒也沒有多大關係，你說你也邀請她的女兒；有人告訴我，她的女兒倒是一個靈利而有教育的女子。」

「啊，那麼她不像她的母親。」

「她也不像她的父親，」父親接着說，「他固然是受過教育，但始終是個愚人。」
母親在嘆息，陷入沈思裏。父親不再多說，我聽了這番談話，心裏很不愉快。

正餐之後我到園子裏去，但沒有帶着鎗。我自誓着不再走近柴齊金家裏庭院裏，但那種不可抵抗的力將我拉了過去，卻不算白跑的。我剛纔走近圍牆的時候，就遇見蕊娜意達。這次她單身一個。她手裏拿着一本書，緩緩地沿着小路走來。她沒有注意到我。
我想讓她走過去；但我忽然變了心，咳嗽着。她回顧頭來，但沒有停着步子，把手掠開草帽上的青色闊絲帶，看着我，慢慢地微笑，又將眼睛移到書本上去。

我除下帽子躊躇了一會，帶着一顆沉重的心走開了。「她怎樣待遇我？」（上帝知

道是什麼緣故？）我用法語這樣想着。

熟悉的腳聲在我的後面響着。我回轉頭來，原來是我父親脚步很輕快地向我走來。

「就是鄰家的公主麼？」他問着我。

「是的。」

「奇怪了，你怎樣會認識她的？」

「今天早晨我到她家裏纔認識她的。」

我的父親就停下來，接着很敏捷轉過身來回去了。

他向着蕊娜意達走去，給她一個恭恭敬敬的照呼。她也答了禮，她的臉上露出驚奇的表情，同時她的書本也落了下來。我看着她怎樣地目送着我的父親離開。平時我父親就講究衣着的，樸素，文雅，有獨到的風度。但他的丰采沒有像今天那麼優雅動人，那灰色帽子，戴着比從前薄點的頭上，也沒有這樣適合漂亮。

我故意朝蕊娜意達走去，但她並不再看我一眼，她拾起她的書本走了。

六

當夜和第二天，我完全在一種沮喪而糊塗的狀態裏。我記得我想用功，拿起 Keida Roy 來讀，但那麼有名的課本，行頁印得多好，徒然地在我眼前溜過。我讀了十遍的「戰士裘理司·愷撒是以勇戰得名的」的文句，但一點也不懂，終於把書拋開了。在正餐之前，我在髮上再灑一回香水，又穿上我的燕尾服和打上領結。

「你這樣打扮做什麼？」母親問着。「你現在還不是一個大學生，你的入學試驗能不能通過還不能知道哩。你原來穿的上衣沒有好久，不能就丟掉的。」

「那是等候客人，」我差不多到了絕望的境界，纔這樣恨恨地說。

「胡說霸道！那有什麼貴客來啊！」

我只得服從着。脫去燕尾服換上原來的短上衣，但我沒有除去我的領結。

公爵夫人跟他的女兒在正餐前半個鐘點來了；這個老夫人在昨天我所見過的青色外衣上加了一個黃色肩掛，和戴一頂老式的裝有火紅色圍帶的帽子。她一開口就說她的經濟困難而嘆息着，哀哀地訴着她的貧困，要求着幫忙，但她的舉止太不漂亮，是照例大聲地吸着鼻烟，又照例隨隨便便在椅子上煩惱地僵躺着，好像她全不顧到自己是一個公爵夫人。

可是蕊娜意達另有丰度，嚴肅，傲慢，處處地方顯出她是公爵家的公主。滿臉是冷靜鎮定和莊嚴的顏色，差不多叫我不認識她的本來面目；我不能相信她在從前有過微笑，斜睇，然而我也覺到這種新的態度很美麗。她穿着一件有淡青色的，有花的，軟的巴蘭琪紗衣；她的頭髮拖下長長的雲卷在兩頰上，那是英國式；這種式樣跟她冷冷的表情很相稱的。

用餐的時候父親坐在她的旁邊，他用盡他所有獨到的老練的泰然的懇勤的態度來招待她，他不時地對她凝視，她也對他看着，但樣子似乎懷着惡意一般。他們用着法語會語；我記得，蕊娜意達的發音的正確，真使我驚絕。

公爵夫人在席上跟從前一樣地不拘禮節，她盡管自己大吃，還連聲稱贊滋味的鮮美。我的母親顯然地給她困住了，用一種厭倦而疎忽的態度去對付；父親時常皺眉蹙額。甚至我的母親連蕊娜意達也不歡喜了。

「一個傲慢的俗婦，」第二天母親就這樣說着。「不知道她有什麼可傲慢的，活像 Grizette 的面孔！」

「恐怕你也沒有見過 Grizette 吧，」父親對她這樣說着。

「謝謝上帝，我還沒有見過！」

「謝謝上帝，沒有見過……那麼你怎樣提出她們作比喻呢？」

蕊娜意達對我完全像素不相識的一樣。餐畢之後，公爵夫人就起身告辭。

「我全靠你們的親切的照顧了，馬利亞·尼古拉愛甫娜君跟彼多·代西利契君，」她用着抑鬱而單調的聲音對我雙親說着。「我實在沒有辦法！從前的好日子過去了，現在我雖有這個爵位，不過是無濟於事的空頭招牌吧了。」

我的父親對她恭敬地行禮，送她到廳堂的門口。我穿了短上衣立著，眼睛看着地板

，好像是個被判死刑的人。蕊娜意違對我的態度，禁不住使我的心碎了。當她走過我的身邊，她的眼睛忽然露出像往日一樣的溫柔的表情，急急地輕輕地對我說：

「今晚八點鐘來看我們，聽見了麼？一定要來啊……」

我的剛出我的手，但她整一整她的肩巾，圍上頸子，早已走了。

七

正八點鐘，我換上燕尾服，把頭髮梳成一卷，走到公爵夫人所住的小室裏去。那老僕惡意地看着我，像不願意地從凳上下來站着。客堂裏有一種歡笑的聲音傳出來，我推進門去，嚇得倒退着。那房間的中央，公爵夫人的女兒站在椅子上頭，手裏拿着一頂男伸式草帽，放在前面，椅子的周圍聚立着五六個男子。那女子將帽子在他們的頭上搖蕩着，男子們的手爭着要伸到帽子裏頭去。

當她看見了我，叫着：「慢點，慢點，又來了客人，也給他一張票子，」就輕輕地從椅上跳下來，拉住我的袖子。「來呀，」她說，「你爲什麼立着不動？諸位先生，我來跟你們介紹客人；這是福爾第馬爾君，是我們鄰居的孩子。這位是，」她對我說下去，爲我顛秩序介紹她的客人，「是馬利甫斯基伯爵，這是魯興醫師，這是孟達諾甫詩人，這是退職大尉尼馬基君，這是騎兵皮羅甫洛夫君，像已經見過的。我希望你們做很好的朋友。」

我是多麼的窘得連禮都沒有對他們行一個，那個黑髮的魯興醫師，我認得他就是從前在園子裏殘酷地使我羞恥的男子，其他的我都不相識。

「伯爵！」蕊娜意達又說着，「寫一張票給福爾第馬爾君。」

「這不行的，」伯爵用輕佻的波蘭風的語調回答着，他是個衣着很時髦，膚帶褐色的美男子，有富於情感的棕色眼睛，白白的小鼻子，和長着可愛的小鬚的小嘴。「這位先生還沒有跟我玩過賭賽。」

「這是不行的，」皮羅甫洛夫跟那個所謂退職的大尉先生異口同聲地說着，這大尉

是四十歲光景的男子，一臉叫人討厭的麻子，頭髮卷得像黑人一樣，肩子聳起，兩腿彎着，穿了沒有肩章的軍服，紐子也不扣上。

「我告訴你一定要寫給他，」年青的公主又說着，「你們這樣反對是什麼理由？福爾第馬爾君是第一次來到這裏，對他還不能用什麼規則。你們不用反抗，——寫吧，我要給他。」

伯爵聳聳肩，馴良地低下頭來，把筆拿在他那戴着戒指的白白的手裏，扯下一片紙就寫它。

「事前，我們總得對福爾第馬爾君說明，我們所做的是怎樣的一回事，」魯興用着譏諷的聲調說，「不然他要完全失敗的。你看見麼，年青人，我們所玩的賭賽？這是公主給獎的，誰能拈着好籤，誰就有特權去吻她的手。你明白了我所說的沒有？」

我只是對他看看，還是直立着發呆，這時年青的公主又跳上椅子，把帽子重新搖着晃着。他們都擁向着她擠過去，我挨落在後頭。

「孟達諾甫，」公主對面孔瘦削，眼睛小而光，長頭髮，長身子的年青人說，「

你是個詩人，氣量應該放大大一點，你的票子讓給福爾第馬爾君吧，那麼他有兩次的機會。」

但孟達諾甫搖搖他的頭拒絕着，頭髮在動蕩着。在別人都拈過籤之後，我也把手伸到帽子裏，打開籤來一看……天啊！當我看到「接吻」兩字的時候，我心裏不曉得怎樣是好了！

「接吻！」我不由自主地大叫起來。

「好啊！他贏了，」公主說得很快，「我是怎樣地快活啊！」她從椅上跳下，給我非常明艷可愛的一眼，使我的心在狂跳著。

「你快活麼？」她問着我。

「我？……我含糊地答着。

「你的籤賣給我吧，」皮羅甫洛夫突然在我的耳邊大叫。「我願意給你一個布。」

我回答他是輕蔑的一眼，蕊娜意達拍起手來，魯興在叫，「他是一個好漢！」

「但是，我是主持這個儀式的人，」他又說着，「這個我有監察一切規則的履行的責任。福爾第馬爾君，你必須跪下一個膝頭。這是我們的規矩。」

蕊娜意達站在我的面前，她略略斜傾着頭，好像要對我來個詳細的審視，她威嚴地伸出手來給我。一陣朦朧的霧閃過我的眼前，我原想跪倒一膝的，而竟是兩膝都跪下來了，很粗笨地把嘴唇吻着蕊娜意達的手指，我的鼻子還給她的指甲微微地搔了一下。

「算了！」魯興一面叫着，一面扶我起來。

賭賽的玩意繼續做下去。蕊娜意達叫我坐在她的身邊。她提出種種有趣的賭賽來！在一個遊戲裏，她自己扮一個「塑像」，選那個醜傢伙尼馬某作爲台座，叫他身子像弓一般的彎着，把頭俯下來到他的胸前。

笑聲從沒有片刻停止。在我出生於上等的貴族家庭的孩子看來，這種喧嘩和騷亂，這種沒有約束近於放蕩的歡樂；以及跟這些素昧平生的人交際着，只覺得心裏像夢一般搖蕩着。我的腦子被灌得像酒吃醉一般地昏眩了。後來我竟會比別人更高聲地談笑，使正在鄰室裏，跟從凡爾司基請來的書記商議事情的公爵夫人聽見了，特地來看我。我覺

得非常快樂，忘記了一切，對於他人的嘲笑和嫉妒，一點也不在意呢。

蕊娜意達對我特別的好，老是叫我不准離開她的左右。在某一回遊戲裏，我跟她同坐着，頭上同蒙着一塊絲帕子；我告訴她我的「秘密」。我記得我們兩個人的頭皮給包圍在一種溫暖，微明，而芳香的黑暗裏，在這黑暗裏，她那柔美而晶亮的眼睛，她嘴裏吐出來的熱氣，她牙齒的潔光，和她的頭髮觸着我的顏面，使我的感情像火一般地燃燒着。我默默的不說話。可是她狡猾地又神祕地笑着，最後她輕輕地問我！

「唔，這是怎樣一回事？」

但我面孔紅紅地，嘴巴笑着，故意折轉頭抑制着呼吸。

我們對於賭賽已經厭倦了，——纔開始做一種繩子的遊戲。上帝啊！當我不留心給她的手指猛打了的時候，我快活得魂都沒有了。後來我又裝着一點也不介意的樣子，逗她的戲弄我，但她是不論怎樣不肯來接觸我伸出來的手。

那個晚上我們做了很多的事情！我們彈琴，唱歌，跳舞，效做GYPSY的營宿。他們又把尼馬基扮成一隻熊，給他鹽水吃。馬利甫斯基伯爵表演種種的牌戲給我們看，先把

牌弄雜，做 Wink 遊戲，結果他仍是能夠將排列得整齊，於是魯興還做了個「祝賀他的光榮」。孟達諾甫背誦着他所新作的「殺人者」的詩數章，（這時代是浪漫主義登峯造極的時候），這詩他打算用黑封面題着血色的紅字去出版，他們又從書記的膝上偷取他的帽子，強迫他跳哥薩克舞纔可贖回帽子，他們叫老馮發諦戴着婦人的帽子，公主戴男子的帽子……我是不能夠記清當時所做的事情了。只記得皮羅甫洛夫皺眉而憤怒着，逐漸向後退縮着……有時他的眼睛像要射出血來，面孔緋紅，他好像要向我們衝過來，把我們當鎊屑一般地踢開，但公主常對他打斜眼，對他搖手，於是他就退縮到原來的角落裏去。

最後我們都覺得疲倦了。就是那個自稱不怕事不嫌吵鬧的老夫人，終於也疲倦起來，盼望靜止和休息。是夜深到十二點鐘了，辦出夜點心來，只有一片枯燥無味的乳酪，和幾個混着碎火腿做成的冷包子，我覺得這比以前所吃點心來得有味；只有一瓶葡萄酒，那是奇怪的一瓶；闊頸子的黑瓶子，盛着桃紅色的酒，但沒有一個人去吃它。疲倦極了，快活得也夠了，我就起身辭別，臨走的時候蕊娜意達慇懃地和我握手，又對我謎一

樣的微笑。

這沉重而潮濕的夜氣，拂着我火熱的臉；暴風雨就要來了，含有雨意的黑雲，像烟一般地在幻變，在馳奔。疾風在黑暗的樹林裏，不斷地吹着，在遠遠的地平線上，沉重的雷，像自言自語地在咆哮着。

我從後面的扶梯走到我的房裏，我的老僕人躺在地板上睡着了，當我在他的身上跨過；他醒過來，見到我就對我說，母親又爲我大發脾氣，又要派人來找我，但給父親阻止了。（我從來沒有不向母親說聲晚安，和爲她祝福而就睡的。可是今天晚上沒有辦法了。）

他對老僕說我自己會脫衣服，就熄蠟燭。但我沒有脫了衣服，也就不就睡。

我在椅上坐得很久，好像着魔似的。我覺得這是多麼新鮮，多麼甜蜜啊……我靜靜地坐着，絕不四週迴顧，也不移動，只是緩緩地呼吸着。但有時對於回憶上都靜靜地微笑着。我或者打着冷顫，想着：我現在陷入了戀愛，她是我的對象，這真是所謂戀愛。蕊娜意達的顏容在黑暗裏浮現在我的眼前，——浮現着，不見它消逝；她的嘴唇仍是露

着同樣的謎一樣的微笑，她的眼睛釘牢我，站在側面，眼光帶着疑問，夢幻，溫柔地看我……真像我跟她分別的時候一樣的情景。

後來我站起來，蹣跚着趾尖走到床邊，不脫衣服，讓我的頭輕靠枕上，好像是防備着突變的事情在我的靈魂裏……我躺下來，但沒有閉上眼睛，忽然覺得窗外有種亮光不斷地閃射進來……我起來對窗外看着。那窗框，那神祕而朦朧的光所照着窗子裏的玻璃，顯然地可以辨得出來。

是暴風雨來了，我想；的確是暴風雨來到了，但它咆哮在很遠的地方，所以雷聲也不能聽到；只見渺茫分歧的長電光不絕地閃掠天空，但這閃耀的不像什麼電光，倒像將死的鳥的翅翼，在戰慄，在氤氳。

我起來，走到窗邊，站在那裏，一直到天亮……那電光沒有一刻停息，這就是農民所說的「雀夜」啊。我注視着，那默默沒有聲音的砂地，尼司可基公園裏的黑塊，和遠地建築物的黃色門面，都跟着電光在震顫……我注視着，不會放鬆，這種默默的電光，這種閃爍，好像跟我內心裏所燃燒的祕密之火相互應和着。

天黎明了；天空裏浮出塊塊的彩霞。太陽漸漸地走到地平線上來，那電光終於漸漸地淡下去而至於沒有，那閃爍的光輝也漸漸地少下去，消滅在白晝的光明裏……至於在我內心裏的情火也消逝了。我覺得非常疲勞，安靜……然而蕊娜意達的幻影，仍是得意地浮現在我的心頭。但它好像比以前靜穆，像纔從池葦裏飛出的白鴿，被襯託着站在混濁的環境裏。到我將睡的時候，我還投身在它之前，尊敬地道別……

啊，甜密的情緒，溫柔的和諧，平靜而柔弱的心，初戀的歡樂，幸福，它們在那裏？它們在那裏？

八

第二個早晨，當我下樓吃早茶，母親責備着我——但沒有像我所想的那樣厲害——叫我告訴昨夜的一回事，我回答她是隱沒了許多的詳細情節，只是簡單的幾句話，且處

處地方裝着像煞有介事。

「不論怎樣，他們不是好東西，」母親對我解釋着，「你不準備你的大學試驗，也不用功，只知道那裏去玩。」

我明白母親對我的升學所掛念的，不過只幾句話，沒有回答的必要，但早茶過後，父親挽了我的手臂一同往園子裏去，強迫我告訴他，我在柴齊金家裏見到的一切。

父親對我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我們父子之間的關係，也就不可思議，他差不多全不顧問我的教育，也很少跟我談話，但他也不傷害我的情感，他尊重我的自由，他對我——我可以這樣說——有相當的禮貌……他從沒有讓我跟他接近。我愛他，我敬愛他，他是我的理想裏的男子——天啊！我怎樣熱情地傾向於他，要是沒有他，我的意識就停止活動了！當他高興的時候，他差不多能將一言一動都能引起我有無限的信仰。我對他坦白的說話，像對良師益友一個樣子……有時他忽然棄我遠去，像是溫和而有感情的，但他還是棄我遠走了。

有時他非常高興，像孩子一樣地跟我玩耍和遊戲，（他歡喜做活潑的肉體運動，）

有一次——這是永遠沒有第二次的機會！——他非常溫和地撫愛我，我感動差不多要流淚了……但是這種情感，現在都是過去了，我們兩個人之間的經過情形，好像一個夢，叫我無從希望於將來。有時我細審着他那聰明清秀的面孔……我的心戰慄着，我的一身傾向着他……他好像知道我心裏的一切，順手撫我的頰走了，或者做點工作，或是立刻變冰一樣冷着，於是我退縮着也冷冷然。

他對我難得有愛情，不會爲我的懇求而發作的，却是出意料之外地發作着。後來我研究父親的性格，得這樣的結論：他沒有心來顧到我和我們的家庭，他的心，放在別的事情上，卻很滿意呢。

「你照着你的能力做去吧，自己的意志，不要受人家的支配，——那麼人生的意義就在這裏了，」他有一天對我這樣說着，又有一次我裝着民主主義者對他說我關於自由的意見。（凡是在我認爲他是優待的那天，我就自由對他談話了。）

「自由，」他回答着；「你知道什麼人能給人自由呢？」

「什麼？」

「意志，自己的意志，它能給你一種力量，一種比自由更強的力。你能知道自由怎樣用法，那麼你就得到自由了，也會支配自由了。」

我的父親，對於生命比什麼都愛惜，生命……好像他是預先知道他是不能久享人生的幸福的；他現在四十二歲。

我詳細地，把昨夜在柴齊金家裏的一切事情談給父親聽了。他好像不在聽，坐在園子裏的椅上，用手杖劃着砂泥。他老是笑着，常常用光亮滑稽的眼光看我，又用細碎的疑問和同意來探問我。最初我連蕊娜意達的名字，也故意不說出來，但到後來熬不牢了，就開始贊美她。父親只是笑着，過後他沉思着，挺着腰，豎起身子。

我記得那次他是要出門了，事前先吩咐備着馬匹，他原是高明的騎手，比有名的拉賴強得多，他有他駕駛那頑劣馬匹的祕訣。

「我可以同去麼，父親？」我問着。

「不可以，」他回答着，他的面孔變爲他原來又和氣又冷淡的樣子。「要去的話，你獨自去吧；要是你高興，對馬夫說我不去了。」

他背朝着我匆匆地走了，我用眼睛送着他，他經過門口就不見了。但看見他的帽子在園牆外幌動着，他是走進柴齊金家裏去了。他在那裏耽擱到不過一個鐘點光景，出來了之後又上市去了，一直到晚上纔回來。

正餐之後，我又到柴齊金家裏去。在客堂裏只看到那老夫人。她見了我，拿着針在她帽子之下去搔頭髮，突然問我可不可以給她寫張請願書。

「可以。」我坐在椅子邊上答復着。

「請注意：把字母寫得大點」，她給了一張污穢的紙說着，「不知道你今天能夠寫好麼？我的好先生。」

「可以，我一定在今天寫好。」

真巧鄰室的門開了，我在門縫裏看見蕊娜意達的臉色、蒼白、憂愁，她的頭髮凌亂地掛在後面，她用冷靜的大眼睛對我釘着，接著就輕輕地關上了門。

「蕊娜，蕊娜，」老夫人叫着，蕊娜意達不會回答。我拿了老夫人的請願書回到家裏，把整個的黃昏化在這個上頭。

九

我的愛情就在那一天開始的。我回想當時，感觸到像一個人初次做事所嘗到的滋味。就是：我現在已經不是孩子了，我已經是在戀愛了啊。我曾經說我的愛情就是在那一天開始的，我現在補上一句，我的苦痛也是在那一天開始的。我離開蕊娜意達就焦慮了，什麼事情都不想它，對什麼事情都覺得討厭；一日一日地熱烈地想着她……我離開她就不安……但在她面前我也不見得較好一點。我嫉妬着，我恨自己不長進，我愚笨地發怒，或者鄙視自己，可是有一種不可抵抗的力量，拉我去接近她，在我每次走進她的房門，就感到一種的歡喜戰慄。

蕊娜意達已經明白我對她戀愛了，實在我也決不隱瞞着。她用我的愛情取樂：愚弄我，愛撫我，優待我。這是最愉快的事：給人以最大的歡喜和苦痛，恣意和不負責任，

我已經像塊蠟似的操在蕊娜意達的手裏；然而她的戀人，實際上也不止我一個人。凡是訪問這個家庭的人們，沒有一個不爲她熱狂着，她把他們個個都操縱着。她引起他們的希望，再給他們以畏懼，又任意玩弄他們（她叫這個，是「相互會面」），他們做夢也不想抵抗，只是熱誠地服從着。

她充滿着生命和美麗於整個肉體，有一種狡猾，隨意，靈敏，單純，沈靜和談諧所混合的特殊魔力；她的一切言語，一切行動，有一種美妙的魅力，她的特有的力，顯然的在活動着。她的面孔老是在變化，老是起作用；又同時露出諷刺，夢境和熱情的表情。各種各樣的情緒，像有風的晴空裏的浮雲一樣：美妙和劇變，老是不斷地在她的嘴唇上和眼睛上相互追逐着。

凡是崇拜她的人們，個個都是她需要的。皮羅甫洛夫，她常常叫他是「我的猛獸」，有時單叫「我的」，這叫他樂意地爲她去赴湯蹈火。他沒有什麼智力和別的特長，他是對她求過婚，還不過暗示他是無意識的纏擾，沒有真誠的願望。孟達諾甫，以詩人適合於她的性格，他的氣魄，冷靜得像一般的作家，他要她相信，或是要他自己相信在崇

拜她，爲她寫長長的詩，來歌頌，用了一種似真似假的特別的熱誠讀給她聽。她同情他，同時又稍稍嘲弄他，她對他不大信仰，老是在聽了他熱情的訴說，說要清淨空氣，叫他讀普希金的詩。

魯興這個諷刺的醫師，說話多麼刻薄，比誰都了解她，又比誰更愛她；雖然當着她的臉或在她的背後責備她。她不得不尊敬他，但也因這緣故就虐待他，有時她用一種特別的惡意安慰，讓他覺得也是在她勢力下面的一個。

「我是個輕浮的人，我是個沒情的人，我天生是個女戲子。」有一天她當我的臉對他說着：「很好，很好！你的手給我，我要用針刺，你一定被這年青人看了害羞，刺了又痛，但你仍得笑忍着，你這老實人記着。」

魯興的面孔紅紅地轉變一個方向，咬緊了他的嘴唇，終於他伸出手來。她用針刺着，他果然笑了……她也笑着，針刺得很深，還可以偷看到他那種沒法忍受轉向別處看着的眼睛……

我一點都不明白蕊娜意達跟馬利甫斯基伯爵的關係。他是聰明，漂亮，而且多才的

男子，但帶着曖昧和虛偽，這就是十六歲的我也能很明白地看出來，我很奇怪蕊娜竟達却沒有注意到。那或者她是注意到這個，沒有表示吧。她那不規則的教育，奇怪的交際和習慣，母親常時不在家，家庭的貧困和雜亂，這少女享受自由以來的一切，跟她比許多人更優秀的自覺着：是發展了而成爲一種半輕蔑的任意的傲慢的態度。所以不論什麼時候，發生了事情；像馮發謬說沒有了糖，或者聽到什麼壞話，或者客人們起了什麼口舌——她只要搖一搖鬚髮，說道，「這有什麼？」差不多是全不在意地完了。

但當我看見馬利甫斯基走近她，用一種狡猾的狐狸一般的態度，輕輕地靠着她的椅背，現出一種得意的諂媚的巧笑，在她的耳邊細語着；她呢，兩隻手交叉着抱着胸膛，也帶着微笑，專心地注意着她，搖着她的頭，我就怒氣直沖，血在我的整個身子裏燃燒着。

「什麼原因叫你歡喜馬利甫斯基伯爵呢？」有一天我這樣問她。

「他有那樣可愛的鬚鬚呢，」她答着，「但這是跟你不同的。」

「你不用耽心我的歡喜他，」另一次她對我這樣說，「不，我決不會歡喜我眼前所

看到的人物。我却需要一個能夠支配我的人……但是，感激上帝，我希望我決不要碰到有那樣的人！我是不願意受任何人的支配，不管它是什麼事情啊。」

「那麼，你永沒有愛情了麼？」

「你呢？我不是愛你的麼？」她說着，她用着指頭在我鼻子上點了一下。

不錯！蕊娜意達是把我公然玩弄着，在取樂了。在這三星期裏，我和她天天見面，什麼事情她跟我一同做着，她不大到我家裏來，我不怪她，她到了我的家裏，她就像年青的貴家女子，一個年青的公主；我對她覺得有點發怔。我恐怕着，在我的母親面前露出祕密來，她非常厭恨蕊娜意達，老是用敵意的眼光看着我們。父親，我倒沒有這樣怕他；他好像不大注意我。他難得對她談話，但所談的話總是來得機智和雋永。

我不工作，也不讀書；連在近郊散步和騎馬，也都停止了。我像一隻被縛了腳的甲殼虫，不斷地環繞着我所愛的小屋爬動着。我情願永遠留在那裏，這好像……但那是不可可能的事情。母親責備着我，有時蕊娜意達也逼我回家。那時我就自禁在房裏，或者到園子的盡頭，爬到那石造的已坍的暖花房的廢址上，在面路的牆上掛着腳坐着，只管看

着前方，一點東西沒有看見。白蝴蝶，在塵灰滿積的蕁蕁上懶懶的飛過，胆大的麻雀，停在離我不遠的半已損壞的紅磚上，像發狂地噪叫，不停地扭尾，打轉，和用嘴喙整它的尾巴；那多疑的白嘴鴉，時歇時續地啼着，它高高地坐在一株禿頂的樺樹上，太陽跟風，輕輕地吹着柔軟的枝條；「唐」寺的鐘聲，時時地既靜穆又寂寥地傳到我的耳邊來；那時候我只是默坐着，注視着，傾聽着，同時我是滿懷地包括着一種不可以說的感覺，包括：悲哀，歡樂，未來的理想，生的慾望與恐怖等。但那時候我對它都莫明其妙，對於雜亂地在我心頭經過的一切感想，都不能給它名字，或者給他們全體用一個名字——叫做蕊娜意達。

蕊娜意達仍舊玩弄着我，像貓玩耗子。要是她跟我玩着，我就受寵若驚了。她忽然拋棄我，叫我不敢去接近她——甚至不敢去看她。

我記得她好幾天對我冷淡着，我很沮喪着，悄悄地走到她家裏去，正是老夫人爲着經濟的事件失敗，跟警察局辦了交涉，咒罵和煩惱着，我一點不顧環境，走過去親近着。

有一天我正在園子裏的熟悉的圍牆外散步，看到了蕊娜意達；她支着兩臂一動也不動地坐在草地上。我原想悄悄地離開的，但她忽然抬起頭來嚴重地招呼我過去。

我的心慌張着，起初我不懂得她的意思。她重新又招呼我。我就急忙地跳過那條圍牆，愉快地跑到她那裏，但她用眼色叫我停止脚步，招呼我在離開她兩步光景的路上。我驚惶着，不知道怎樣纔好，我就在路邊跪下來了。她的臉色，這樣蒼白，苦痛非常，疲勞異常，在處處地方表現着，這些引起我心裏的難受。我不由自主地說着：「這是什麼一回事呢？」

蕊娜意達伸出她的手來，摘下一片草葉，咬着又丟下來。

「你是十分的愛我麼？」她後來問着，「是麼？」

我是沒有回答——其實，這有什麼回答的必要呢？

「是的，」她又說着，又像從前一樣地看我一眼。「這是一定的，同樣的眼睛看得出來。」她又繼續着說，不久沉着頭深思着，把她的面孔藏在她的雙手裏。「我對於一切都厭煩了」，她低聲地說，「我應該早點到世界的彼岸去——我不能忍受了，我不能

克服這個了……我的前途還有什麼呢？……唉，我真不幸啊……我的上帝，我是多麼不幸啊！」

「爲什麼呢？」我關切地問她。

蕊娜意達沒有回答，她只聳聳她的肩膀。我還是跪在那裏，深深地感傷地看着她。她所說的每個字，刺着我的胸頭。這時候我願意捨棄我的生命，只要她能不悲哀。我注視着她——雖然我不知道，她爲什麼是這樣不幸，但我能夠知道她，是受了難堪的苦痛忽然跑到園子裏來的，像被鐮刀割着倒在地上。

她的周圍多麼明亮而青綠；風在樹葉裏微鳴着，不時吹着覆盆子叢裏的長枝，打着她的頭。又有鳩子的叫聲，和蜜蜂的低飛，在疏朗朗的草地上的嗡嗡聲。頭上有光明的太陽，照在碧藍的天空裏——但我是這樣的悲哀啊……

「爲我朗誦些詩吧！」蕊娜意達低聲地說，她用手臂支住着她的身體；「我歡喜你的誦詩。你的聲調雖然單調，但沒有關係，因爲你的年紀還青哩。你朗誦「登喬其亞山峯」的詩給我聽吧，先坐下來。」

我坐下來讀了一首「登喬其亞山峯」的詩。

「人的心不許沒有戀愛。」蕊娜意達也說着。「這是詩的優美的地方，詩所歌詠的是沒有事情，但沒有的事情，不但比有的好，且愈是近於真理。「不許沒有戀愛」——這就是說雖想沒有，却不得不有呢。」

她又沈默了，忽然之間立起身來。

「來吧，孟達諾甫跟母親在房裏等我，他帶詩來給我，但我却不去理他，他一定在憎惡我了……但我也沒有法子！將來你總有明白這一切的一天……但只希望你不要恨我！」

蕊娜意達急忙地拉着我的手在前面跑。我們一同回到屋子裏。孟達諾甫開始朗誦他的新出版的詩集，「殺人者」，但我沒有聽他。他朗誦那韻腳不齊的詩句，那交叉的韻律，做得這樣參雜膚淺，讀起來好像小鐘的鳴響，那時我看着蕊娜意達在仔細研究她最後幾句的意義。

「也許有這麼祕密的敵手，」

威嚇你，又征服了你？」

孟達諾甫忽然用鼻音讀出來——我的眼光跟蕊娜意達的相交。她把眼睛低下來，面孔紅紅地，恐怖得全身打着冷靜。我以前老是防她有戀愛，但到現在，我的心裏才看出她是在戀愛了。

「天啊！蕊娜意達是在戀愛了！」

十

我的真正苦悶，就在那時候開始的。我榨壓我的腦子，改變我的思想，又改變着，讓它復原，這樣地沒有斷過。但我還是盡我的力量，對蕊娜意達觀察着。她顯然是完全變了。她現在老是愛着單獨散步——一個長長的散步。有時她不願意見客，幾小時坐在房裏。這是她從前所沒有的習慣。我忽然變成——或是我想像吧——非常敏感了呢。

「是這個人呢，還是別一個人？」我心裏焦灼地推測她的崇拜者，問着自己。馬利甫斯基伯爵，在我的心裏比別人更加要防備着，但是爲着蕊娜意達，我對於這種見解，覺得很是羞恥的。

我的防備不周密，我的祕密，似乎瞞不住任何人了；所以魯興醫師不久就看透了我。但他最近也改變了，他的身體瘦弱了，他跟過去一樣歡喜笑，但多空虛，惡意，短促。這種無意識的神經質的焦慮，代替他從前的輕快的諷刺和勇敢的嘲罵。

「你爲什麼老是釘在這裏呢，年青的人？」有一天，當我們兩人留在柴齊金家的客堂裏的時候他這樣說。（這年青的公主出去散步了，還不會回來，裏面有老夫人的尖銳的聲音，她正是在罵着女僕。）「你應該讀書，用功——當你年青的時候——現在你在幹什麼？」

「你不能知道我在家用功不用功」，我回答他的時候，帶着傲慢的態度，但少帶着躊躇的態度。

「你真用功啊！恐怕這不是你的真心話吧！算了，我不會怪你……照你的歲數，那

是應該有的事情。但你竟會選擇了這個，這是你的不幸。你可知道這是怎樣人家？」

「我不懂你的話，」我說着。

「你不懂？那你是多麼笨啊！我是對你略盡一點指點的義務。像我這樣年老沒有妻子的入，倒可以來這裏，那沒有什麼壞處到我們身上來的！我們磨練得很堅韌了，沒有東西能傷害我們，也沒有什麼東西的害處，能夠加到我們的身上來呢，但你的皮膚還是很柔嫩——這裏的空氣，對你有害無益的——相信我的話，你總要在這裏得到傷害的。」

「那是什麼緣故呢？」

「喂，你現在好不好？你是個正常健康的人麼？那麼你想的是什麼——對你有好處麼——這裏有利於你麼？」

「喂，我在想什麼呢？」我說着，我知道這醫師的話是不錯的。

「啊！年青人，年青人，」醫師在這兩句話用着暗示，那是含着對我是多麼侮辱的聲調，繼續地說，「你的隱瞞有什麼用呢？天啊，你想的都露在你的面孔上了。但是這

種談論，有什麼用呢，我也不會到這裏來的，要是……（醫師咬緊他的嘴唇）……要是我不是這樣奇怪的人。不過我所奇怪的，像你這樣聰明的人，怎麼不看清你的環境呢？」

「會發生什麼呢？」我很注意地插着嘴。

這個醫師用諷刺的憫憐的眼光看着我。

「糟了！」他像對自己說着，「他像什麼也不知道的。那麼，我再告訴你。」他提高了聲音又說，「這裏的空氣是對你不適宜的。你歡喜到這裏來，爲的什麼？在暖花房裏，雖然是清潔，芬芳，但是不適宜住人。真的！我勸你聽我的話，回到你的書本子裏去吧。」

老夫人進來了，開始對醫師說她的牙痛。後來蕊娜意達也出現了。

「喂！」老夫人說着，「醫師，請你罵她一頓。她一天到晚在喝冰水，這樣對他纖弱的胸部有什麼好處呢？」

「你爲什麼要這樣？」魯奧問着。

「唔，還有什麼關係呢？」

「什麼關係？你如果得了寒病是會死的。」

「真的麼？你說的是真的麼？那很好——這樣好極了！」

「好想頭！」醫師自言自語着。

老夫人已經出去了。

「是的，一個好想頭。」蕊娜意達順着說，「生在這個世界裏，是幸福的麼？請你看看環境……是不是幸福的啊？或者，你當我不懂這個，不覺得這個麼？我喝着冰水，給我快樂。你能確實保證我，這樣的生命去換一時的快樂是不合算麼？——幸福，我實在不願要它。」

「啊，好極了！」魯興回答着。「善於變化，不負責任……這個句話是你的寫照；你整個的性格都包括在這裏了。」

蕊娜意達神經質地笑着。

「你的思想已經落伍了，我的醫師。你觀察事物的眼光，不真確，你已經是時代落伍的人物了。請你戴起眼睛。我現在已經沒有多變的脾氣了。我玩弄你們，玩弄我自己

……因爲這是很有趣的。談不到不負責任，……福爾第馬爾君，「蕊娜意達忽然頓着腳對我說，「不要做成這樣陰森的面孔。我是最不歡喜有人憐憫我。」她很快地走出房間。

「年青的人，這對於你有害的，很有害的，這種空氣，」魯興又對我說。

十一

當天晚上常來的幾個客人又齊集在柴齊金家裏了。我也是裏面的一個。

談話裏談到孟達諾甫的詩，蕊娜意達對它是誠心地讚美。

「但是你看怎樣？」她對他說着，「要是我是詩人，我一定選擇這個十分新奇的主題。或者這是毫無意義的，但奇異的思想，老是在我的腦子出現，尤其是在黎明的時候，我不能睡着，天空裏現出薔薇色和灰色來。比如我要……你們不笑我麼？」

「我們不笑！」我們同聲地叫着。

「我要描寫，」她接着說，她的雙臂交叉在胸部面前，眼睛看着遠處，「在一條靜寂的江上，夜裏來了一條大船，船上一大羣少女，她們穿着白色衣服，戴着白花帽子，趁着月光，一齊唱歌，唱的，是聖歌一類的歌。」

「唔唔！再呢？」孟達諾甫像在夢裏一樣的說着。

「突然岸上起了一片叫聲，笑聲，火炬光，擊鼓聲……這是一隊女神帶唱帶喊地在跳舞了。詩人，這是你本份的工作……可是我歡喜寫這火炬發着紅光，放出大量的烟來，女神們的眼睛，都在她們的花圈下閃着光輝，花圈都變成暗淡色了。又不要忘記描寫那虎皮，酒具，黃金——許多黃金……」

「這些黃金做什麼用呢？」孟達諾甫掠他的光亮頭髮，煽煽鼻子。

「做什麼用？裝飾她們的肩頭，手臂，和腳上，——以至任何地方。聽說古時的婦人連腳上都戴金鐲的。女神招呼船裏的少女們。少女們停止了歌聲——她們不能再唱下去了，——但她們並不動着，江水送着她們靠攏着岸。忽然有一個人在中間慢慢地站起

來……這裏你要好好地描寫！她在月光裏是怎樣立起來，她的同伴是怎樣恐怖……她跨出了船，上岸，女神們圍住了她，把她搶走到夜的黑暗裏去了……這裏對於一般的烟霧混亂的情形也要描寫的。只聽見女神們尖銳的叫聲，那少女的白衣和花冠就留在江邊上。」

蕊娜窺達不說下去了。（「啊！她已經在戀愛了！」我又這樣想。）

「就這樣完了麼？」孟達諾甫問着。

「完了。」

「這不能做一首完全的詩的題材。」他傲然地說，「但我會利用你題材來做一首片斷的抒情詩。」

「是浪漫主義的作風麼？」馬利甫斯基問着。

「自然囉，是浪漫主義的作風——拜倫的作風。」

「唔，我想拜倫不及雨果，」那年青的伯爵隨便地說，「雨果的是更其有趣味。」

「雨果是第一流作家，」孟達諾甫回答着；「我的朋友鄧可希甫，在他的西班牙文

的小說「愛爾·托洛發脫」裏……」

「喔！就是那間號倒置的書本麼？」蕊娜意達打斷他的話。

「啊，你們又在講什麼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了，」蕊娜意達又打斷了他，「我們還是來玩吧……」

「來個賭賽？」魯興接着說。

「不，賭賽玩膩了，我們還是做比喻遊戲吧。」（這是蕊娜想達發明的遊戲，隨便說出一件事物來，每人想出別的事物來比喻着，比喻得最好的人，就得獎賞。）

她走近窗子。這時太陽正要落山了，大塊的紅霞掛在天空。

「這霞像什麼？」蕊娜意達提出問題來；她不等我們的回答，又說，我想正像那克里派脫女王去會見恩多的時候，所駕駛的金船上的帆布。孟達諾甫君，你可記得這是你不久以前所講的故事？」

「我們認爲這個比喻最切當了，沒有人能夠想得出更好的來。」

「恩多尼多少歲數呢？」蕊娜意達問着。

「是個年青人吧，」馬利甫斯基回答着。

「是的，一個年青人，」孟達諾甫肯定地說。

「不對的，」魯興叫着，「他是四十多歲的人了。」

「四十多歲了，」蕊娜意達順着說了一句，對他敏捷地看了一眼……

「不久就回到家裏，」她已經在戀愛了，「我的嘴唇無意識地反復地說……」但是跟那一個呢？」

十一

好多的日子過去了，蕊娜意達變得更是奇怪了，更是叫人不了解。有一天我到她那裏去，看見她正坐在一張藤椅上，她的頭靠在桌子的尖角的邊沿上，她站起身子……她滿臉都是眼淚。

「啊，你！」她帶着殘酷的微笑說着。「你過來。」

我就走近了她。她把她的手放在我的頭上，忽然抓住我的頭髮開始拉着。

「這樣我痛啦，」我叫着。

「啊！你痛麼？你以為我是一點不痛麼？」她這樣回答。

「噢！」她看見她已經把我的頭髮拔出一小叢，突然地叫着。

「怎麼樣了？可憐的福爾第馬爾君！」

她細心地撫玩着她拔下來的頭髮，把它纏在她的手指上，當一個指環。

「我將要把你的頭髮放在一隻小金盒子裏；掛在我的頸子上，」她這麼說，眼淚還在眼眶裏發着閃光。「這樣也許對你有點安慰吧……現在我們再見吧。」

我回了家，發現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原來母親跟父親正在吵嘴；她借着事放在責備他，他呢，照着他的習慣保持着溫和而冷靜的沉默，沒有多久就離開了她走了。我不能夠聽出、母親說的是什麼一回事，其實我也沒有心去顧慮到這一點；我只記得這場吵嘴過了之後，她領我到她房裏，很不愉快地責備我不應該老是去訪問那位公主，她是

母親所稱爲「無所不爲的女子」。我吻着她的手，（這是我打斷會談時所常用的方法，）就回到自己的屏裏。蕊娜意達的眼淚完全征服了我；我真的不知道怎樣纔好，我差不多要哭出來了；我到底還是孩子，雖然年紀已經十六歲了。

我現在不再注意馬利甫斯基了，但皮羅甫洛夫的樣子，看來一天比一天可怕，他注意着這個狡猾的伯爵，好像狼對山羊一樣；但我對於什麼事什麼人都不想了。我置身於夢想裏，不時地在追求着隱遁和孤獨。我特別歡喜那頹廢的暖花房。我老是爬上那高牆，坐在那裏，想着是這樣不幸，這樣寂寥，這樣憂傷的年青人，自己也不免悲傷起來——同時覺得這種傷感的感覺，是怎樣可以安慰我啊，我是怎樣沉浸在裏面了啊！

有一天我坐在高牆上，眺視遠方和聽寺院裏的鐘聲。……忽然有一種東西向我漂來——不是風聲，也不是樹的顫慄，但覺得漂過一陣香氣來——好像是有人來了的樣子；……我望下一看，在下面的小路上，蕊娜意達穿着淡灰色的上衣，肩着一把桃色的陽傘，匆匆地走過來。她看到我停下來，掠開她草帽上的垂帶，她舉起她的天鵝絨似的眼睛看着我。

「你做什麼，坐得這樣的高？」她帶着稍爲奇怪的笑容問着我。「喂，」她又說，「你老是說在愛我；要是說真的愛我的話，那麼你跳下來到這裏來。」

蕊娜意達的話還沒有說完，就好像有人在我的後面，猛力一推似的我跳了下來。這個牆頭有十四呎高。我跳下來雖是腳着了地的，但這一跳是很厲害，竟是一蹶不起，倒下來了；暈去了好一會。當我復原的時候，還沒有開眼睛，就覺得蕊娜意達在我的身邊。

「我親愛的孩子，」她彎下身子來說，帶着驚異而溫柔的聲調，「你那裏可以這樣的；你怎樣可以聽我的話做了呢……你知道我是愛你的……起來吧。」

她的胸都靠着我在起伏，她的手在我的頭上撫摸，忽然——這時候我的感覺不知怎樣了啊——她的柔潤而新鮮的嘴唇，壓在我的臉上……觸着我的嘴唇……雖然我的眼睛還是閉着，但蕊娜意達從我臉上的表情，已經知道我恢復了意識，她就立刻站起身來說：

「喂，起來吧，壞東西，懶傢伙，爲什麼要躺在泥堆裏？」

我就起來。

「我的陽傘呢？」蕊娜意達說，「我不知道丟在那裏了，你不要這樣地對我看着……這多麼的傻相，你受傷了沒有？被毒麻刺傷了麼？不要對我看了，我告訴你……他是……不懂的，不會回答我，」她好像對她自己說的……「回去吧，福爾第馬爾君，回去洗滌一下，不要跟我，不然我要發脾氣，不再……」

她沒有說完話，就匆匆地走了。我仍在路邊望着……我的兩條腿不能夠站起來。那毒麻刺傷了我的手，我的背脊在疼痛，我的頭在暈眩；但我這次所經驗的愉快的感覺，在我的生命裏決不會再有的了。這在我的身子裏使疼痛變爲甜蜜，最後流露到外面來，變爲歡躍和歡呼。啊，我原來還是一個孩子。

這一天我整天的很驕傲而輕鬆的過着，蕊娜意達跟我接吻的感覺，顯然地保留在我的臉上，我在歡喜的戰慄之下回想她所說的一字一話，我懷着我那意外的幸福，覺得實在怕見，又不願意使我發生一種新感覺的她。我是這麼想，現在我對於命運之神可以不再有什麼要求了，現在可以「呼吸了最後的深呼吸，死去吧。」

但到第二天，當我走到小屋裏，我覺得很侷促，我竭力地裝進要使人知道他是保守秘密的人，穩重自信的樣子，來遮諱着。蕊娜意達待我很冷淡，沒有一點情感，她只搖動着指頭，問我有沒有跌傷？我一切的一切的穩重自信和保守秘密的態度，一會兒都沒有了，那不安的感覺，也一同消失了。我本來不希望有什麼遭遇的，但蕊娜意達的對我的冷淡態度，好像一桶冷水澆到我的身子。我明白我在她的眼睛裏，不過是一個孩子，心裏感到極度的悲傷。蕊娜意達在房裏徘徊着，她和我視線相交的時候，然後淡淡的一笑，但她的心記掛到別的地方，我看得出來的……

「昨天的事情，要不要提到呢？」我心裏這麼想着；「問她吧，她匆忙地是那裏去的？不論怎樣，我問她個明白。」……但到後來，我帶着絕望的態度坐在角落裏。

皮羅甫洛夫來了，我看到他心裏很安慰。

「我沒有替你找到一匹好的馬，」他用一種不愉快的聲調說。「佛拉塔格保證一匹，但我恐怕靠不住，恐怕……」

「恐怕什麼？」蕊娜意達說，「可以告訴我麼？」

「我恐怕什麼？恐怕你不懂騎馬術，要發生意外的事情，你怎樣有這個想頭呢？」
 「啊，這是我所歡喜的，野獸先生，那麼，我就去問彼·多代西利契吧，……」
 我父親的名字是彼多·西利契。她叫這個名字是很輕妙而自然，好像她很相信這個人，準備着爲她效勞的，我聽了覺得很驚奇。

「噢，對了，」皮羅甫洛夫回答着，「你打算跟他去騎馬麼？」

「跟他或跟別人，不關你事，但不論怎樣，不跟你一同騎馬。」

「不跟我去，皮羅甫洛夫說着，」隨你的便。不過我總得爲你辦到一匹好馬。」

「好的，不過你要記着，老馬你還是不要送來，告訴你，我要的是一匹駿馬。」

「那一定可以辦到……你跟那一個去，馬利甫斯基？」

「跟他去有什麼不可以呢，多事先生？好，不要吵了，」她又說，「不要對我這樣看，我也帶你去吧。你要明白我想起了馬利甫斯基——多麼討厭！」

她搖搖她的頭。

「你用這些話來安慰我，」皮羅甫洛夫憤然地說。

蕊娜意達半閉上她的眼睛。

「這算是安慰了你麼？喔……喔……喔……多事先生！」最後她說了，好像沒有別的話可以對他說了。「你呢，福爾第馬爾君，你也願意跟我們同去麼？」

「我不歡喜……有着這許多人，」我沒有舉起眼睛喃喃地說着。

「你歡喜「密談」麼……好，」給自由者以自由，給聖徒以天國，」她嘆息着說，「去吧，皮羅甫洛夫盡點責，我明天要匹駿馬。」

「啊，那裏來這筆錢呢？」老夫人插着嘴說。

蕊娜意達皺着眉頭。

「我不會向你要的，皮羅甫洛夫君能夠相信我。」

加！

「他會相信你，他？」……老夫人咆哮着突然用她的高聲叫着，「唐尼亞希

加！」母親，我曾經給你過一個叫人鈴的，「蕊娜意達說。

「唐尼亞希加！」老夫人又叫。

皮羅甫洛夫告辭了；我也跟着他一同走了出來，蕊娜意達沒有留我。

十四

第二天我起身得很早，自己削成一根手杖，拿了就到郊外去散步。我想我是可以用散步來消遣我的悲傷。這是可愛的一天，晴朗不熱，新鮮的微風飄蕩在地面上，吹得一切生物都顫動着，却不紊亂。我走上小丘，穿過樹林，漫遊了好久，我不覺得有着快樂，我離家的時候，就打算尋找憂鬱的；但那青春，那多好天氣，新鮮空氣，愉快的漫遊

，躺在寂寥的一角的草地上休憩時的恬美，在我心裏佔了勝利；那永遠不能忘記的話，接吻的回憶，又自動地在我的靈魂裏活躍了。

我多甜蜜，蕊娜意達對於我的勇敢剛強，一定有相當的報酬……「在她看來，別的人也許比我更好，」我默想着，「隨他們吧！他們不過是嘴巴說說要做什麼吧了，但我却真地實行了。我爲了她，沒有不願做的事呢！」

我浸沉於幻想裏。我就想像我怎樣從敵人手裏救出她來；我怎樣浴着血，以武力從牢獄裏救出她來，然後死在她的腳下。我想起了我們客堂裏所掛的一幅畫——馬勒亞特救默諦達——但我的注意，忽然給一只花斑的啄木鳥佔奪了，它匆忙地爬上一株樺樹的細枝後面，不安心地在探視着，一會兒在看，一會兒在看，像站在低音四絃琴後面的音樂家似的。

於是我唱着那「不是白雪」的歌，唱完了，又唱當時有名的歌，叫做「當西風吹過的時候，我等着你，」然後我又朗誦荷曼紅可甫的悲劇裏伊默克對星的對話。我又自己做了一首感傷的詩，每節用「啊蕊娜意達，蕊娜意達！」來做韻腳，但沒有完成一

時候將是正餐了，我走到山谷裏；那裏有一條通到市鎮裏沙泥的小路。我沿着這條小路走……聽見背後有馬蹄聲得得地響，我無意地回頭一顧，就停下來，脫了帽。我看見父親跟蕊娜意達。他們是並肩地騎着馬，父親用手支着馬頸，右側着身子，正微笑地對她說着什麼。蕊娜意達只是默默地聽着他，眼睛嚴肅地下視着，嘴唇閉得緊緊的。

起初我只看見他們兩個人，過了一會，皮羅甫洛夫也從樹林裏的轉灣角上出現了，他穿的是一身騎兵的制服，外面披着一件皮外套，騎了一匹吐着涎沫的黑馬。這雄駿的馬昂着頭，煽着鼻，向着左右跳躍，它的騎在馬上駕駛了它，策它前進。我立在旁邊，看父親拉着韁繩，離開蕊娜意達走了，她對他纔慢慢地舉起眼睛，看着他，跟他一同飛奔起來……皮羅甫洛夫飛追着他們，他的軍刀在背後響着。

「他的面孔像蟹一樣的紅，」我回想着，「她呢……她的臉色爲什麼這樣蒼白呢？跑了一個早晨的馬，還這樣蒼白呢？」

我加快脚步走回家裏，正是用正餐的時候。父親早已洗手換了衣服坐在母親的椅子

旁邊，他正在用流利的音樂的聲調，朗誦「特勃」新聞紙裏的一節文字，但母親沒有注意他。當她看見了我，就問我整天在那裏？又說她不歡喜我老是在天知道的地方玩着，跟那個天知道的人做着伴侶。

「我是一個人去散步的，」我正想這樣答復，但我看到父親，不知爲了什麼又不說了。

十五

後來連着五六天，我很難看到蕊娜意達；她說她有點小病，但沒有謝絕來到這個小屋的客人——他們認爲訪問是盡他們的義務——只有孟達諾甫是例外，他是沒有供獻殷勤的機會，而懊喪着翻了臉的。皮羅甫洛夫滿胸綴着鈕扣，面孔紅紅地默默地坐在角落裏；馬利甫斯基的風雅的臉上，不斷地露出惡意的微笑；他確實遭了蕊娜意達的嫌棄了。

，所以他在老夫人面前特別地獻着慇懃，甚至陪她坐了馬車到總督署。但這一回的遠行，又是失敗了，使他得到不愉快的經驗；他跟那某工程師的醜聞，又被人發覺了，弄得他不得不請求原諒，這是年幼無知的時候所做的事情。

魯興一天來兩次，但住留的時間很短；我跟他自從上次爭論之後，有點怕他，但同時對他，是具有有一種真正的敬意。有一天他跟我在尼司可基公園裏散步，他是生性善良可愛的人物，告訴我各種花草的名字和特性，他不知道爲了什麼突然地叫着，用手打他的前額。

「我，真笨得很啊，我只當她是個輕佻的女子！這明明是爲人犧牲的事情啊！」

「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問着。

「我不是對你說的。」魯興突然地答復我。

蕊娜意達迴避着我；我說的話——我注意到這點，就使她不愉快。她老是無意地迴避我……無意地，這是多麼使我心痛，這是打擊我啊！但這是沒有辦法可想，我就試驗着；我不接近她，只遠遠地守着她，可是往往毫無效果，她又是跟從前一樣地使你對

她難了解，她的臉色是變了，她的全身也變了。

我最受感動的，是她在一個溫暖恬靜的晚上所起的變化。我在園子裏的一株枝葉繁榮的接骨木下的矮椅上坐着；我歡喜這個地方！我能夠從這裏看得到蕊娜意達的臥室裏的窗戶。她坐在那裏，在她的頭上，有一隻小鳥正在樹葉的黑暗裏，忙碌地跳躍着；一隻灰色的貓，拉長了身子，打了欠伸，細心地在園裏巡行着，還有初生的甲殼虫，在薄明的空中飛叫着。

我坐着，注視着那個窗子，看它打開來沒有？窗子果然開了，蕊娜意達出現在窗口了。她穿着白色的衣服，她的全身，她的面孔，肩膀，和手臂，也都蒼白得成了白色。她站着很久沒有動，她蹙蹙着眉頭向前注視着。這是我從來所沒有看到，她是這樣的。然後她緊緊地合攏她的雙手，舉到嘴唇邊，舉到前額，忽然又把手指分開了，用手把頭髮掠到耳後的後面，繫梳着，帶着決心的態度點點頭，發着碰的聲音關上了窗子。

過了三天，她在園子裏遇見我。我想走開了，但她却叫住了我。

「把你的手給我，」她用從前的溫情的態度對我說，「我們好久沒有聚談了啊！」

我偷看着她，她的眼睛充滿着溫柔的光輝，她的面孔像在霧裏微笑着。

「你的身體還沒有復原麼？」我問她。

「不，現在完全好了，」她答着，她摘了一朵小的紅玫瑰。「不過我到有點疲倦，但不久可以復原的。」

「你可以恢復到從前的老樣子麼？」我問他。

蕊娜意達拿起玫瑰靠擁她的面孔，我看到那花瓣的反光正映在她的頰上。

「噢，我難道變了嗎？」她質問着我。

「是啊，你已經變了。」我回答的聲音說的很低。

「我知道，我曾經冷淡了你，」蕊娜意達說，「但你不要爲了這個多心，……我是沒有辦法……唔，我們不要去多談了。」

「你不要我愛你，那是實在的！」我陰沉地說着，心裏不知不覺地憤怒起來。

「不行，你要愛我，但不要像從前的樣子。」

「那怎樣呢？」

「讓我們做朋友吧——唔，現在！」蕊娜意達拿玫瑰給我聞着。「我對你說，你要知道我年紀比你大得多——我好做你的叔母，不，不是叔母，你的年長的姊姊。你呢……」

「你當我是個孩子，」我打斷了她的話。

「是的，不錯，一個孩子，但是一個可愛的，溫良而聰慧的孩子，是我所歡喜的。我對你說，從今天起，我給你的侍僮的爵位，你不要忘記，侍僮們應該常常接近他們的女主人，這是你們的新的爵位的表徵，」她把那玫瑰插在我短上衣的鈕孔裏，她又說，「我寵愛的表徵。」

「我曾經受過你別的寵愛的。」我口吃地說着。

「啊！」蕊娜意達斜眼對我一看，說着：「他記性真好！好，我正要給你……」她彎着身子，在我的額上親了一個純潔而平穩的吻。

我只看着她，這時她要想離開我，對我說着，「跟我走，我的侍僮！」就走到小屋裏去了。我跟着她走——我自己驚愕着。

「這溫柔而而聰慧的女子，」我想着，「就是我所熟悉的蕊娜意達麼？」我記得到這時候，她的脚步，比從前穩重大方，她的丰度，比從前莊嚴而優美了。……啊，戀愛又用新鮮的力在我們的身體裏燃燒了。

十六

正餐之後，常來的客人又會集在那小屋裏，公主也參加着。這個集會熱鬧得很，跟我所永遠不能忘記的最初的晚上一樣；連那個尼馬基跛腳走來；孟達諾甫來得最早，他還帶了幾首新詩來。賭賽的遊戲就開始了，但不像從前的惡作劇，胡鬧喧嘩——搗蛋份子已經沒有了。蕊娜意達用着跟從前不同的色彩來進行着一切。我在她的身邊，盡我侍照的職責。在別的遊戲裏，她提出賭賽輸了的人罰他講一個夢；但這個方法不見成功。因為他們所講的夢不是乏味（皮羅甫洛夫說他在夢裏把鯉魚給他的牝馬吃，那牝馬的頭

是做木)就是不自然!或者捏造。孟達諾甫對我們講一個有趣的小說，裏面有什麼坟墓，有持琴的天使，有會說話的花和在遠處來的音樂。蕊娜意達沒有讓他講完。

「如果我們來講故事，」她說，「我們每個人要講一個杜撰出來的，是完全沒有依托的故事。」第一個就輪到講的又是皮羅甫洛夫。

這是窘住了年青的騎兵，「我不會杜撰什麼出來的」他叫着。

「真沒道理！」她說，「喂，你想吧，你已結了婚，你告訴我們，你怎樣對待你的夫人，你要不要鎖閉她？」

「是的，我要鎖閉她。」

「那麼你跟她同居麼？」

「是的，我還跟她同居着。」

「那好極了。如果她不願受你的管束，要是她欺騙了你呢？」

「我殺死她。」

「如果她逃走了呢？」

「我追她回來，殺死她。」

「喂，現在假定我是你的夫人，你怎樣呢？」

皮羅甫洛夫想了想，然後說，「我殺死我自己……」

蕊娜愛達笑了。「我看你講的還不是一個長的故事。」

第二個輪到蕊娜意達。她的眼睛看着天花板在想預。

「好了，聽吧，」她後來纔說，「我所聽到的是……你們也可以想像：這是一所宏偉的天宮，在一個夏季的晚上，舉行一個奇特的跳舞會。這跳舞會是一個年青的女王所主持的。宮殿裏處處地方是金子，大理石，水晶，絲織品，燈火，寶石，花，香味，以及說不完的奢華品。」

「你愛奢華麼？」魯興問着。

「奢華是美麗的，」她回答着，「我歡喜一切美麗的東西。」

「美麗比高貴更好麼？」他問着。

「這問得怪了，我不懂這些。不要打斷我的話。這個跳舞會是多麼壯盛，許許多多

的年青貌美而勇敢的來賓，他們發狂地愛着這個女王。」

「來賓裏沒有女客的麼？」馬利甫斯基問着。

「沒有——慢點——有的，有幾位女客的。」

「她們都醜陋的麼？」

「不對，很漂亮的。但所有的男子們都只愛那個女王。她的身體修長，窈窕，她的黑髮上，戴着一個小小的金冕。」

我看着蕊娜意達，這個時候我覺得她，好像比我們一切都高貴，多麼明慧的才智，和這樣的權威，潛藏在她的平靜的眉頭裏，我這樣想：「你正是那女王嗎？」

「他們圍着她，」蕊娜意達接着說，「他們對她濫用着最諂媚的話。」

「她歡喜諂媚的話麼？」魯興質問着。

「這多麼討厭的人！老是打斷人家的話……有誰不歡喜諂媚的？」

「給我最後一次的詢問，」馬利甫斯基說，「這女王有丈夫麼？」

「我沒有想到這個。算沒有吧，爲什麼要有丈夫呢？」

「真的，」馬利甫斯基附和着說，「爲什麼要有丈夫呢？」

「靜點！」孟達諾甫用蹩腳的法蘭西語叫着。

「謝謝！」蕊娜意達對他說着，「那個女王聽着他們談話，聽着音樂，但沒有看來賓一個。從天花板到地板的六個窗子通通敞開着，窗外是有着許多的火星點的黑暗的天空，和有着許多高大樹木的黑暗的花園。這個女王對着園子眺望，樹林裏有個噴水泉；泉水在黑暗裏是白顏色，它噴得高高地，好像一個妖怪。女王在談話和音樂聲裏，聽着那濺濺的泉水聲。她凝想着，你們這些紳士，貴族，才子和富翁，你們都圍繞着我，你們珍重我每一句話，你們情願死在我的腳前，你們都在我的掌握裏……但在外面，噴水泉的旁邊，泉水的旁邊，那裏立着一個我所愛的，操縱我的人。他不穿美麗的服裝，也不戴寶石，沒人認識他，但他在等我，確信我一定來的——我也一的要去的——沒有人能阻攔我；當我要到他那裏去的時候，跟他在黑暗的花園裏，樹木的呼嘯聲和噴水泉的濺濺聲裏去躲着……」蕊娜意達說到這裏停止了。

「這就是杜撰出來的故事麼？」馬利甫斯基狡猾地問着。蕊娜意達沒有看他。

「那麼我們怎樣呢，諸位先生？」魯興忽然說，「要是我們也在這些來賓裏，也認識那噴水泉旁邊的有幸福的人？」

「慢點，慢點，」蕊娜意達搶着說，「我來分派你們的工作。你，皮羅甫洛夫，去挑他跟你決鬥，你，孟達諾甫，爲他做首諷刺短詩……不，我想，你不會寫諷刺詩的，還是做一篇巴兒比愛作風的長詩，把它發表在退利格拉甫雜誌上。你，尼馬基，去向他借……不對，你可抽最高利息借錢給他；你，醫師，……」她停止了。「你做什麼好，我想不出來。」

「我可以做御醫，」魯興回答說，「我會忠告那女王不要在無心應酬客人的時候，開跳舞會……」

「就是這樣吧，那麼，伯爵，你呢？……」

「我麼？」馬利甫斯基要笑地順着說。

「你可給他吃有毒的糖菓。」

馬利甫斯基的面孔稍稍變色，裝着猶太人的表情，但他立刻就笑了起來。

「還有你，福爾第馬爾……」蕊娜意達接說着，「那夠了；我想，我們玩別的遊戲吧。」

「福爾第馬爾君，做女王的侍僮，當她到園子去的時候提着衣裙。」馬利甫斯基惡意地說着。

我憤怒得臉也脹紅了，但蕊娜意達急忙地站起來，手搭在我的肩上，用微顫的聲音說：

「請你離開我們，我沒有在你面前給你不客氣的權利。」

她指着那門口。

「公主，我賭咒，……」馬利甫斯基吞吐地說，他的臉色變得很蒼白了。

「公主的話很對，」皮羅甫洛夫叫着，也立起來了。

「天啊！我受冤枉了，」馬利甫斯基搔着說，「我的話實在沒有一點惡意，我想，那是……我完全沒有想到冒犯了你們……請原諒我！」

蕊娜意達對他冷冷看着，又冷冷地笑着。「那麼，就留着你吧，」她說的時候，擺

動着手臂。「福爾第馬爾君跟我本來不用生氣的。嘲笑，是你的能事……你做吧。」

「原諒我！」馬利甫斯基重複地說了一句；這時候的我，正在想蕊娜意達剛纔的動作，我的心這樣說，恐怕沒有比蕊娜意達更有權威的女王了，指着門口驅逐失禮的臣子。

自從這件事情發生之後，賭賽的遊戲在短時間裏結束了，每個人都微覺不安，這不安的來源，不是剛纔的衝突，而是一種不顯明的壓迫。沒人提起這件事情，但每個人都感覺到自已，也感覺到隣近的人。孟達諾甫對我們讀他的詩，馬利甫斯基特別熱心地褒獎他。

「他現在要表示：他自己是怎樣好的人了，」魯興對我輕輕地說。沒有多久我們就散會了。蕊娜意達好像是一個夢幻，老夫人說着她的頭痛，尼馬基也說起他的風溼症。

我不能有長時間的睡眠。我給蕊娜意達的故事刺激着。

「裏面有什麼暗示故事呢？」我自問着。「那是誰呢，暗示什麼呢？要是真的有暗

不……叫我們怎樣決定？不，不對，這不會有的。」我獨自輕輕地說着，我在枕頭上，把熱的面頰翻換冷的面頰，……我回憶到蕊娜意達在講故事的表情……又回憶到尼司可基公園裏魯興所說的話，跟他對我忽然改變的態度，我陷在猜疑的心境裏了。——他是誰？——這三個字在我眼前出現着，在黑暗裏追蹤着我；又像一塊陰霾的雲，罩在我的頭上，我感受到它在壓迫我，希望它散去。我對於種種事情，最近都弄成習慣了，我在柴齊金家的見聞裏，得到不少的知識；他們的不規則生活，油污的燭頭，斷壞的刀叉，粗魯的馮發諦，和醜陋的女僕，以及老夫人的態度——他們的奇怪生活，不能再刺激我了……但只有我對蕊娜意達，我不能夠忘掉她……「一個大胆妄爲的女子！」母親有一天這樣批評她。一個大胆妄爲的女子？——她，我的偶像，我的女神？這話像針一樣地刺戳着我，我竭力想把它從我的枕上逐出去，而得就睡，我憤怒着——同時我又想起，我什麼都可以服從，什麼都可以捨棄，只願我能做到這噴水泉旁邊的，有幸福的人！……我的血在身子裏燃燒着，沸騰着。「那花園裏……那噴水泉，——我幻想啊，——我要到花園裏去！」我很快地披着上衣，悄悄地走出屋子。那夜多麼黑暗，樹木沒有聲音，

溫柔的冷氣，從上吹下來，一陣茴香的氣息，從菜園裏送過來。我走遍園子，我的足聲在驚動我。在鼓勵我；我立停了，靜聽着我的心，在劇烈地，明晰地跳動着。後來我走到圍牆邊，靠在那細細的欄杆上。忽然，也許是我的幻想，離開我三四步的前面，閃過一個女人的姿態……我張大了我的眼睛，壓抑我的呼吸，在黑暗裏眺望。這是什麼？我的確聽見足聲？還是我的心，在跳躍呢？「誰在這裏？」我用難以聽得到的低聲，呢喃說。那又是什麼聲音，一種忍不住的笑聲……或是樹葉的沙沙聲……也許是在我耳邊的一種嘆息麼？我害怕了……「誰在這裏？」我用更輕的聲音，又說了一句。

那空氣一時劇變刮風了，天空裏閃過一條火光；這是流星。

「慈娜意達？」我要想叫出來，但這幾個字，沒有從嘴唇裏吐出來。忽然周圍的萬象，都沈沈地靜寂着，好像午夜的樣子……那樹上的小虫也不叫了——只有某一個地方的窗子的移動聲，可以聽得到。我繼續地立了一會，就回到我的房裏來，攢進那冰冷的被裏。我感到一種新奇的感覺，彷彿我是去赴了一次密約，空跑一會，我看別人在享受幸福，而我獨自回來了。

十七

第二天我只看到蕊娜意達一次：她跟老夫人坐着馬車，不知道到那裏去。我看見魯興，他只跟我打個招呼就走了。同時也看見馬利甫斯基，這年青的伯爵，對我惡意地笑着，又親切地跟我講話。在訪問那小屋的人們裏，只有他可以走進我們家裏，給我母親一個好的印象。父親不跟他講話，用着差不多是侮辱的態度，去對付他。

「啊，女王的侍僮，」馬利甫斯基對我說着，「多麼愉快啊，我見到你。你家可愛的女王好麼？」

那時他的漂亮的面孔，使我多麼厭憎，他還用多麼侮辱的態度取笑我，我不回答一個字。

「你還在生氣麼？」他接說着，「你不用生氣的。這不是我叫你侍僮。你要知道，

侍僮應該特別接近女王。但我要說，你沒有盡你的職責。」

「那應該怎樣呢？」

「侍僮不應該離開他的女主人；侍僮應該知道女主人要做的事情，他應該不時伺候着，」他低聲說着，「從白天到黑夜。」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我是什麼意思？我以為我已經說得夠明白了。從白天到黑夜。日裏倒不大要緊，因為隨便那裏都有人，到了夜裏，要提防有所不幸的事情。我忠告你，夜裏不要睡覺而看守，好好地看守。你記着，那花園裏，夜裏，噴水泉旁邊，這種地方最須要看守。你應該謝謝我。」

馬利甫斯基笑着轉着身子背朝着我。他的話在我聽來，沒有多大的關係。他有玩魔術的本領，又會借跳舞會去進行招搖，騙撞，落墮，這都是他的本性，在無意識的虛偽裏養成了的……他對我不過是嘲笑吧了，但他所說的每個字，像毒藥一樣流注到我的血管裏。血冲上我的腦子裏。

「啊！就算這樣吧！」我對自己說，「好了！我的心掛在園子裏有道理了！這不行！我大聲地叫着，又用拳頭捶着胸部，但是什麼也不行，我自己也不能說。

「是不是馬利甫斯基自己到園子裏去呢？」我想（也許他是在誇張吧，他確實有這種傲慢的態度），「或者是別人吧，（我們的園子裏的圍牆很低，很容易跳過的，）不論怎樣，要是誰落在我的手裏，他就是倒楣！我也不通知他們當心給我看到！我要在全世界的人類跟她，那女叛徒（我真的用女叛徒的名稱）證明我一定報仇！」

我回到房裏，在寫字台的櫃斗裏拿出我新近買出的英國小刀來，試着它的鋒芒，帶着冷酷和果決的態度皺着眉頭，把它放在袋子裏，好像我做這樣的事情，不是越禮的行動，又不是第一次的了。我的心憤激着，覺得像石頭一樣硬化。

我整天皺着眉頭，咬着牙齒，我的手在袋子裏，緊握着那把熱了的小刀，老是來來去去，好像在準備着對付一件什麼可怕的事情。這種新的從來沒有的感覺，佔據了和愉快了我，連對蕊娜意達也不大想着了。我的腦子裏，不斷地給一個年青的流浪者阿來哥纏繞着——「你到那裏去，漂亮的年青人？躺在那裏吧！」又說，「你滿身都是血跡：

……啊，他做什麼事情？……不做什麼！」我帶着殘酷的微笑，又說了一句，「不做什麼？」

父親沒在家裏，但我的母親悶悶地坐着，這是近來的事，看到我那陰鬱而勇敢的樣子，在晚餐的時候對我說，「你爲什麼像粉桶裏的耗子一樣發恨呢？」

我回答他的，是溫柔地一笑，心裏想着，「要是他們知道了呢！」

十一點鐘了；我回到我的房裏，但沒有脫衣，我要等到半夜，後來果然打十二點鐘了。

「時候到了！」我的話在齒間輕輕地說，於是扣好了我的上衣的鈕扣，捲起袖子，跑到園子裏去了。

我早已揀定了一個看守的地點。是在園子的尾端，那分隔我的家跟柴齊金家的圍牆，和公共圍牆相連接的地方，那裏還有孤立着一株松樹。我在它低垂濃密的樹枝下面立着，在那裏是黑暗所許可的範圍裏，看着周圍的一切情形。附近有一條曲折的小路，這條小路夠神祕；它像蛇似的爬到這裏，又通到薊毯花的亭子裏。這裏的圍牆像有人爬過

的跡痕。我走近那松樹旁邊，背靠在樹幹上，做起我的守夜工作。

這夜靜寂得跟前夜一樣，不過天空裏的雲比較少些，那灌木叢裏的輪廓線，連那高處的花朵都可以清楚地看出。看守的最初幾分鐘，是很苦悶，又是可怕！我具着決心對付一切事情。我計畫着怎樣實行；我想要不要先吆喝着：「你到那裏去？立停！跑出來，不然要你死！」不然就不做聲地給他一個襲擊？……一切聲音，甚至那樹葉的沙聲，好像都是兇訊或反常的預兆……我準備着……我的身子向前稍稍彎屈着……

但時間是半點鐘，一點鐘過去了，我的血比較靜起來，冷起來了……意識告訴我做的行動，都是沒有意義的，是愚笨的事，是那馬利甫斯基戲弄了我。我就離開了埋伏地，在園子裏漫步，看着周圍對我憤怒，不發一點聲音。一切都休息了。連我家裏的狗也在門口變成球形熟睡了。我爬上那坍了的暖花房，眺望那展在眼前的鄉村的夜景，回憶到跟蕊娜意達的會面，浸入了夢想……

忽然我嚇了一跳……我好像聽到一種開門聲，又聽到折斷樹枝聲。我就很快地從那裏跳下來，像木頭一樣的立着。忽然聽到一種急促的，輕輕地小心地的脚步聲在園子裏

響着，向着我慢慢地走來了。

「他來了……他到底來了！」我心裏這樣閃念着。我用電光一樣地速度摸出袋子裏的小刀來；又用電光一樣地速度把它張開來。紅光閃爍在我的眼前，我恐怖，我憤怒，毛髮都豎起來了……那腳步聲對着我走近來；我彎下身子——我像鶴一樣地伸長頸子去迎擊它……忽然一個男子到我的眼前，我的上帝啊，他原來是我的父親！

我一眼就認識他，雖然他裹在一件黑外套裏，他的面孔罩在帽子裏面。他蹣跚腳趾走過去了。他沒有注意到我，雖然沒有東西遮我；但我畏縮得成爲一團東西俯伏着，自己覺得身子放在地平綫上了。準備殺人的嫉妒的奧雪羅，忽然變成了一個小學生……我爲着父親的突然出現，非常地吃驚着；最初我沒有注意到：他是從那裏到那裏去的。我立起來，在周圍的萬物靜寂的時候，想着：「父親爲什麼夜裏還在園子裏？」

我在恐怖裏，小刀落到草地上，但我不想去找它；我覺得自己非常地慚愧。沒有多久我就回復了原來平靜的狀態。在我回家的時候，走過接骨木下的椅子那裏，眺望着藍娜意達的窗子。那窗子上又小又稍稍凸出的玻璃，給夜光照射着，映現我模糊的藍色

。忽然——那裏的顏色換了……在那裏——我看到這個，清楚地看到個個——軟軟地，端正地掛了一條白色的窗幃，一直垂到檻上，多麼妥貼。

「這是爲什麼呢？」當我回到房裏，我無意識地大聲叫着。「這是一個夢？一個奇遇？或者……」這個推測突然闖到我的腦子裏來，覺得非常新鮮，奇怪，竟使我不敢對它吟味。

十八

早晨起來我頭痛着。昨天的那種的心情已經消滅了。却來了從前沒有嘗過的空虛，恐怖和悲哀，我的心神恍惚地好像失了東西似的。

「你爲什麼像隻只有半個腦子的兔子呢？」魯興見到我這樣說。

用正餐的時候，我先偷看父親一眼，然後再看母親；他跟平常一樣地安定；她也跟

平常一樣地內心很煩躁。我等着父親有沒有給我像從前一樣地有親愛的表情……但他一連日常冷淡的招呼都沒有一個。「我要不把這一切告訴蕊娜意達呢？」我疑惑不決地想……「不論怎樣，總是一樣的，我們中間的關係，什麼都完了。」

我到那裏去看她，但沒有告訴她什麼。實際上我想對她說這樣話，說不出嘴。老夫人的兒子，一個十二歲的小學生，剛從彼得斯堡放假回來，蕊娜意達立刻帶了她的弟弟到我這裏。

「這裏，」她說着，「我親愛的福洛其亞君，」——這是她第一次用這樣寵愛的名稱叫着我——「這是你的好朋友。他的名字也叫福洛其亞。請你愛他。他還有點怕羞，但他有顆好心。你同他去玩尼司可基公園，一同散步，請照顧着他。你願意不願意？你也是一個好好的孩子啊！」

她熱烈地把兩隻手放在我的肩上，我完全糊塗了。在這個孩子面前，我也變成了一個孩子。我默默地對着這個小學生看着，他也默默地對着看我。蕊娜意達笑了，拉攏着我們說，「擁抱吧，孩子們！」我們互相擁抱着。「你要不要同我去看看公園呢？」我

問着這個小學生，「請你領我去，」他這樣回答，像普通的小學生說着不流利的話。

蕊娜意達又笑起來了……我乘這個時候看樣她的面孔，從沒有有過這樣美麗的光輝。我就同這個小學生出去了。那裏有老式的鞦韆。我教他坐在狹狹的坐板上，動蕩起來。他身穿着有金鈕扣質堅實的小制服，正正經經地坐着，兩隻手緊緊地握着鋼索。

「你最好把鈕扣解開來。」我對他說着。

「這不要緊的；我們慣了，」他說着，又咳嗽着。他很像他的姊姊，一雙眼睛尤其像她。我歡喜他，但同時有一種痛苦在我的心裏。「現在我的確是個孩子啊，」我想；「但是昨天晚上呢……」

我記得昨天晚上失落那小刀的地方，就去找那小刀。那個小學生向我借去，把野生的荷蘭芹削成一個笛管，他就吹着笛子。奧雪羅也來吹着笛子。

但到了夜裏，奧雪羅哭着，當他在園子的角落裏給蕊娜意達找到問他爲什麼這樣的悲傷；我在她的臂上哭泣，眼淚很多的流出來，使她驚異着。

「福洛其亞，你有什麼痛苦？爲了什麼啊？」她再三地問着，看見我只是不住地哭

，也不回答；她想來吻我的淚頰。但我對她轉着身子，抽噎着說：「我都明白了，你爲什麼玩弄着我？……你那裏要我的愛呢。」

「我是錯了，福洛其亞……」蕊娜意達說着，「我的罪過太大了……」她絞着她的手又說，「所有的卑鄙，惡濁，罪過都在我的身上！……但現在我不會玩弄你了。我愛你；你不用疑問我，這是爲什麼和怎樣的……但你可知道這是什麼緣故？」

我怎這回答呢？她立在我的面前看着我，在她看着我的時候，我從頭到腳都是她的了。

一刻鐘之後，我跟那個學生和蕊娜意達在園子裏賽跑。我不哭了。我笑了，我笑的時候紅腫的眼眶裏還掛着一兩滴眼淚。我用蕊娜意達的帽帶圍在頸子裏，當做圍巾。當我追上了她，抱住了她的腰的時候，就高聲地歡呼。她也隨着她的歡喜跟我遊戲着。

十九

在我感到極大的困難：那就是要我精確地把那次深夜出征失敗以後的一星期裏所發生的情形寫出來。這是異常騷動的時期，有一種劇烈的反感，思想，疑惑，希望，歡樂，和苦痛，像颶風一樣地回旋着。我害怕自己，省察自己的心境，要是一個十六歲的孩子能夠自省；我就害怕注意觀察一切的事物。

我每天只想快快地過去：到了晚上，我就睡了……我像孩子們一樣地歡喜這樣。我不要知道我不是被人愛着，也不願承認，自己是不被人愛着的；我迴避着我的父親——但我不願迴避着蕊娜意達……我在她的面前，像火一樣地燃燒着……但我也不知道那燃燒的溶化的是什麼火——只是感覺燃燒和溶化的愉快就夠了。我只沉浸於剎那的感覺裏，欺騙着自己，迴避着回憶，不管將來是怎樣……但這種弱點到底不能持久的……一個霹靂來了，就把這些打斷了，把我擲上一條新的道路。

有一天我從一次較長的散步裏回來用餐，我獨自吃着，很驚異，聽說父親出去了，

母親呢身體失和，住在房裏不要吃東西。從僕人的臉上，我推測到一定發生了什麼特別的事情……我不敢特地鬧他們，但我有像朋友一樣的年青僕人，腓力，他很歡喜詩，又會彈六弦琴。我就問着他。

我國他纔知道父親跟母親之間發生了可怕的吵嘴。（他們吵鬧的話在女僕的房裏都聽得到；大都用法語，只有在巴黎住過五年女僕瑪霞跟一個裁縫能夠完全聽得懂。）聽說母親譴責父親不忠實，去跟鄰家的少女發生曖昧，父親最初是辯護着，到後來發脾氣了，還刻毒地說着，「想想你的年紀看，」這話使母親哭了，我的母親又提到好像是借給老夫人的款子，又罵那公爵夫人和少女，於是父親恫嚇着她。

「種種的不幸，」腓力繼續着說：「一封匿名信裏來的，誰寫的，沒有人能知道它，要是沒有這封信呢，就沒有事情了。」

「但這確有根據麼？」我很吃力地說着，我那時的手足都發冷了，一陣戰慄通過我的全身。

腓力有意地瞬瞬眼睛說：「那是有的。這種事情是瞞不過人的，雖然你父親現在是

怎樣小心——但你想，他雇馬車，或是做其他的事情……還是非從僕人手裏經過不成的

我把腓力打發了，躺在我的床上。我不哭泣，也不沈於絕望，我也不追究這件事情發生在什麼時候，和怎樣發生；也不驚訝：自己在事前爲什麼沒有料想到；我沒有譴責着父親……對於聽到的事情，我不能相信，這突然的爆發，把我悶住了……一切都完了。我心裏所有的美麗的花，刹那全給摧殘了，散在我的周圍，棄在地上踐在腳下了。

二十

母親在第二天提出重回市鎮的意見來。這天早晨父親到她的房裏，跟她逗留得很久。沒有人聽得他對她說什麼，可是母親也不再哭泣了，她恢復了往常的狀態，進着飲食。但她沒有出來，也沒有改變她的計劃。記得這一天整天我在外面散步，但沒有到園子

裏去，也沒有望那小屋，到了晚上，我看到一個驚奇的遭遇：父親捉住馬利甫斯基伯爵的手臂，穿過了食堂到正廳裏，當着一個僕人的面前冷酷地對他說着：

「幾天之前，我請你不要再到這裏來，現在我決不跟你講交情；但我警告你，要是你再來這裏，我要把你擲出窗子。我不歡喜你的筆跡。」

伯爵點點頭，咬着他的嘴，退出去不見了。

我們預備遷到市鎮裏去住。到亞培第街上的自己的房子裏去。父親自己大約也沒有意思留在別墅裏，雖然母親已經給他說服了，叫她不要把這次的事情向外宣揚。什麼事情都靜靜地從容地準備好了，母親差人對伯爵夫人辭行，說着爲了小病的關係，不能在離去以前來拜訪的話。

我像着了魔一樣在各處來去，心裏只渴望一件事情，盼望一切都完結得愈快愈好。只有一件事情不能放懷的：是她，一個少女，也是公主，既然知道我父親不是一個未婚的男子，跟別人却有結婚的機會呢，好像皮羅甫洛夫也可以，她爲什麼要這樣做呢？她希望什麼？她怎樣不怕前途的粉碎呢？對了，我想，這就是戀愛，這就是熱情，這就是

獻身……我又回憶到魯興的話：犧牲了自己，對人有好處的。

我偶然瞥見一個白的東西在小屋的窗子裏……「是蕊娜意達的面孔麼？」我想……是的，這的確是她的面孔，我不能自制了。我不能跟她沒有辭別就走了的。我找到一個機會，走到那個小屋裏。

在安堂裏，那老夫人對我用着過去的疏慢和隨便的態度招呼着。

「怎麼樣，你們的家眷就這樣忽忽地走了麼？」她說着，鼻子嗅着鼻煙。我看着她，心裏好像釋了重負。腓力說的借款事情，使我非常痛苦。但她却全不在意的樣子……至少我是這樣想。蕊娜意達從鄰室裏來，臉色蒼白，穿着黑色的衣服，頭髮鬆散地掛着；她默默地挽着我的手，拉我一同走着。

「我聽見你的聲音，」她開始說，「就馬上出來。你這樣輕易地離開我們走了麼，壞孩子？」

「公主，我是來跟你辭行的，」我回答着，「大概是沒有機會再見了吧，恐怕你也知道我們要搬家了。」

蕊娜意達熱誠地看着我。

「是的，我聽見過了，謝謝你的辭行。我也想到我們沒有機會再見。請你不要懷恨我，我有時是虧待了你，但我決不是像你所想像那一種人。」

她走開了，斜靠在窗子上。

「是的，我不是這樣的人，我知道你一定是怨恨我的。」

「我？」

「是的，你……你。」

「我？」我悲憤地又說了一句，我的心又跟從前一樣了，在她強大和難以形容的魔力影響下發急着，「我？請你相信我，蕊娜意達·亞列山大洛甫娜，不論你怎樣做事，不論你怎樣虐待我，我總愛你，崇拜你，直到我的末日來臨。」

她忽然轉過身子對着我，張開她的手臂，抱着我的頭，給我一個溫柔 and 深情的吻。誰都在找這個永久的吻呢，我却是熱烈地領受到它的甜蜜。我知道這是決不會再來了。

「再會，再會，」我不斷地說……

她離開我走了，我也離她走了。我不能夠寫我離別時候的心情。我不願再有這樣心情！我全然不會驚到這樣的心情，我是嘆息自己的不幸。

我們已遷到市鎮裏了。我沒有立刻忘記過去；也不立刻用功。我的創痕却慢慢地恢復了；我對我的父親沒有什麼惡意。我對他反有了好感……讓心理學者來說明前這矛盾吧。

一天我在路旁的樹蔭下散步，遇見了魯興，高興得難以形容。我歡喜他有直爽而明朗的性格，此外又因他喚起我許多的回憶，使我去親愛他。我走近着他。

「啊哈！」他蹙着眉頭說着，「是你麼？小朋友。讓我來看看你。你還是跟從一個樣，面孔黃黃地，但眼睛沒有像從前那樣沒有神。你已像個成人，不像小狗。這是很好的，你近來做點什麼？用功麼？」

我嘆息一口氣，我不歡喜說謊，但說出老實話來又覺得難為情。

「沒有關係的，」魯興接着說，「不要怕難為情。我們最緊要的，要做到走上規規的生活，不要做情慾的奴隸。不然有什麼結果呢？要是你不解脫情慾的駕馭，不論你

到那裏，——總不是好現象！一個人即使只有一塊岩石可以立腳，應該用腳立着。唔，我要咳嗽了……那皮羅甫洛夫——你聽到過消息麼？」

「沒有，他怎樣了啊？」

「他隱居了，沒有消息，有人說他到高克薩司去了。這對你是個教訓，年青的人！這完全是不知道看時候退出，也不知道怎樣自拔的原故。你脫身得很好。記着，你不要再陷到錯路裏去。再會！」

「我決不，」我想……「我決不再見他了。」但命運註定了我再見蕊娜意達。

二十一

我的父親老是每天騎馬到外面去。他有一匹栗色的英國馬，頸子細，腿子高，氣概非凡而有烈性的牲口。它的名字叫做電光。除了父親沒有人能駕馭它。有一天他很高興

地走近來，帶着很久沒有見到過的和靄，他正預備着要去騎馬，靴上的馬刺已經穿上了。我就請他帶我同去。

「我們最好是去做跳田雞的遊戲啊，」父親回答着，「你騎那肥馬是追不上我的。」

「我只要加鞭就追得上你。」

「好，那麼去吧。」

我們就出發了，我騎着一匹身子很強壯，精神煥發的粗毛黑馬。當那電光出力馳奔着的時候，這匹黑馬奮力追去，並沒有落後。我從沒有見過像父親那樣善騎的人；他坐得這樣自然又穩定，好像他所坐的馬也能領會這點，在誇耀着它的騎手哩。

我們穿過列樹大道，直到「處女地」，跳了幾道牆，（最初我不敢跳，怕父親的蔑視我膽怯，我也就覺得勇敢了，）兩次跳過莫斯克伐河，我以為我們可以回家了，尤其是父親說了我的馬疲倦了，我沿着河岸走了。

我跟着他跑，當他到了一大堆木材的地方，他跳下馬來，也叫我跳下馬來，他把馬

勒給我，命令我在堆木材的地方等候他。他走到一條小街裏不見了。我拉着兩匹馬，在河岸來回着，吆喝那電光，這牲口走動着搖擺它的身子，搖頭，擱鼻，嘶叫；當我立定了，它用着蹄子踢着地，狂叫着，咬着我的黑馬的頸子！它在動作上，表現着是一匹在強性的馬種。

我的父親還沒有回來，一片不愉快的霧從河裏升起來，細雨霖霖地落下來，我多次看着那粗笨而灰色的木材上的小黑點。我不勝焦灼着，但父親還是沒有來。一個哨兵模樣的芬蘭人，穿着灰色木材似的衣服，頭上戴着鉢頭似的舊軍帽，手裏捏着一根矛戟走近來，（你想，在莫斯克伐河岸上怎麼會有一個哨兵？）他轉過老婦人似的皺臉對着我說：「你拉着這兩匹馬在這裏做什麼？小主人？讓我來拉吧。」

我不理睬他。他又問我要紙煙。我想避開着，（也是爲了不耐煩呢，）就向父親走的方向走了幾步，一直走到那街道的盡頭，轉了一個灣就立停了。這條離開我四十步之前，在一間木屋的窗口，看見我的父親背向着我立在那裏，他在窗框裏斜靠着。在屋子裏面窗幃半掩着的地方，坐着一個穿黑衣服的女子，跟我父親談着話，這女子是蕊娜意

透。

我呆得跟石頭一樣了。這個我承認着，是我沒有想到的事情。當時我最初的衝動，想跑走。

「要是父親回轉身來，」我想，「那麼我怎樣辦呢……」但一種異常的感覺——一種比好奇心強，比嫉妬強，甚至比恐怖還強的感覺——支持着我立在那裏。我觀察他們，用耳朵聽着。

好像父親是在堅持着一個意見，蕊娜意達却不贊成。我到現在還能看見她的面孔——悲哀，嚴肅，可愛，以及犧牲，苦痛，愛戀，和一種絕望——我再也想不出別的字來形容它。她的話極簡短，沒有舉起眼睛來，只是微笑——是順柔地，但又毅然地。只是微笑，我就認識了我往常的蕊娜意達。父親聳着肩，整着頭上的帽子，這是他平常不耐煩的現象……後來我聽得一句話：「你一定要離開這裏……」蕊娜意達立起身子，伸出她的手臂……突然，在我的眼前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發生了。

父親突然揚起他的拂衣塵的鞭子來，我聽得一聲打在她赤裸裸的臂肘上的尖銳聲。

我差不多要叫起來了；那蕊娜意達發抖着，默默地看着父親，把手臂慢慢地舉到唇邊，自吻着那打紅的傷痕。父親拋下皮鞭，很快地踏上門檻闖到屋子裏去……蕊娜意達轉過背去，伸出手臂，低下着頭，也離開窗子走了。

我的心因爲驚駭和恐怖的緣故消沈了，我急忙回轉，穿出小街，回到河岸，幾乎連那只電光也放走了。

我不能把所有的事情一一的記憶着。我知道我的冷淡而沈靜的父親，有時也給積憤所激動，可是我始終不能了解着剛纔看見的一回事……但同時我覺得，我將一生不會忘記蕊娜意達的眼色和微笑；又覺得她的姿態，這姿態出現在我的眼前，永遠地銘刻在我的記憶裏。我對河呆視着，不覺流下不少的眼淚來，「她被打，」我想着……「被打……被打……」

「喂，你在做什麼？把我的馬拉來！」我聽見父親在背後叫我。

我機械地把馬勒給了他。他跳上了電光……這牝馬，久立了之後受着寒氣，弓起背部向前就跳了十丈多遠的路，……但父親就立刻制服了它，他用着馬刺踢它的腹部，又

用拳頭打它的頸頭。

「啊，我的鞭子沒有了。」他自言自語着。

我記起了不久以前我所聽到的鞭子的起落聲，就戰慄着。

「你放在那裏呢？」稍後我追問着父親。

父親沒有回答，只覺自己馳奔着。我趕上去。我要看看他的面孔是怎樣的表情。

「你寧我寧得煩惱了啊？」他的聲音，從齒間發出來的。

「沒有什麼。你的鞭子落在那裏了？」我又問着。

我的父親迅速地對我一瞥。

「我沒有遺失，」他回答着，「那是我拋了的。」他沉思着，低着頭……那是初次，也是最後，看到他莊嚴的面孔裏顯出非常的溫柔 and 憐憫來。

他又策馬馳奔着，這次我沒有趕上他；我比他遲十五分鐘到家。

「這就是戀愛。」我在夜裏坐在放着書和筆寫字台上前又這樣說着，「這就是熱情……要忍受任何人……就是最親愛的人的鞭打也不反抗，但在戀愛的人，這似乎是可能

的……我呢……我在想着……」

在上個月裏，我覺得長大了許多，我那驚喜和苦痛交集的戀愛，比其他一種我所沒有想到的東西——捉摸不到的，像一個不認識的美麗而嚴肅的面孔，在恫嚇我，在薄暗裏，不論怎樣也看不清楚的東西——比較着，覺得渺小，幼稚，又很可憐！

這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奇怪而可怕的夢。我夢裏走到一間低黑的屋子……看見父親手裏拿着一根鞭子立着，憤怒地在頓着腳，蕊娜意達伏着角落裏，一條打紅的傷痕，不在她的手臂上而是在她的額上了……皮羅甫洛夫立在他們的後面，全身塗着血，他張開他蒼白的嘴唇，對父親大聲地吆喝着。

二個月之後，我進了大學；還不到六個月，父親就得暴病死在我們剛搬去住的彼得司堡那裏。在他死的前幾天，接到莫斯科寄來的一封信，受到劇烈的刺激……他到母親那裏懇託着什麼事情；我還知道他對母親流着眼淚——他，我的父親，在暴死的早晨，還用法文寫一封信給我！

「我的孩子，」他寫着，「謹防女子的愛情：謹防那種幸福，那種毒藥……」

他死了之後，母親送一大筆款子到莫斯科去。

二十一

四年過去了。我剛出大學，不知道去做什麼事情，也不知走那條路纔好。我暫時玩着，不做什麼事情。有一個很好的晚上，我在劇場裏遇見古達諾甫。他已經結了婚，且有官職了；但我看他沒有什麼變化。他還是忽喜忽悲的人，跟從前沒有差別。

「你知道麼？」在我們的談話裏有一次這樣說着，「督爾司基夫人也在這裏？」

「什麼督爾司基夫人？」

「你忘記了她麼？——那柴齊金公爵家的公主，我們都愛過她的，你也愛過的。在屠司可基花園的旁邊的小屋裏。」

「她跟督爾司基結婚了麼？」

「是的。」

「她在這裏？戲院裏？」

「不，她在彼得司堡。沒有幾天之前她來過這裏，聽說她要出國了。」

「她的丈夫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問着。

「一個漂亮的男子，又有財富。他是我在莫斯科的同事。你一定知道——那件醜事……你應該完全知道的……」（孟達諾甫含着意思微笑）「她要選擇一個好的丈夫不是容易的，凡事總有結果的……但用她的聰明靈利，要怎樣都可能做到的。去看她吧，她一定很歡喜見你。她比從前更是美麗了。」

孟達諾甫把蕊娜意達的住址告訴了我。她是住在德謨脫旅館裏。過去的記憶浮上我的心頭，我決定第二天去訪問我過去的戀人。但給事情阻止着，一個星期過去了，又一個星期，我纔到德謨脫旅館裏詢問督爾司基夫人，聽說她在四天之前爲了難產死去了。

像針子刺着我的心，想起我可以看她而沒有去見她，就永遠看不到它——這痛苦的想頭，用了它們強大的苛責力猛烈地刺着我的心。「她死了！」我呆呆地注視着那門房

，連說幾遍。我沉重地走上街道，不知道走到那裏去，只是茫茫然向前走着。一切過去的情形，剎那間都浮在我的眼前。這就是解決，這就是青春，熱烈的，光彩的生命得到最後的勝利。我默想着，我想像這種可愛的姿態，這眼色，這鬚髮——閉在狹長的箱子裏，埋在黑溼的地室裏，放在離開還活着的我不遠的那裏，又恐怕離開父親也只有幾步路……我想起這一切的事情，我沈在想像裏。這時候，

「我從不關心者的嘴裏說出了她的死耗，我也不關心地聽。」
的詩句不絕地在我心裏響着。

啊，青年，青年，你們對於什麼不用憂慮，你們是宇宙間一切寶藏的主人——就是愛愁也可以使你觀樂，悲哀也可使你利用；你們是自信且傲慢的人，你們說，「看哪，只有我生活着！」——但你們的歲月也老是在飛度着，會消滅得沒有；你們消失的一切，像陽光下的蠟和雪一樣地消滅……你們的魔力下的一切祕密，不在能做什麼事情，而在想做什麼事情；在能排斥支配，不給人利用和牽制；又在我們每人認真地自認爲浪費者，應該這樣說：「啊，只要我不浪費時間，有什麼事情不能做呢？」

● 我現在……還有什麼希望？什麼期待？什麼無限的將來，可以猜想？我的初戀，只是剎那間的浮現，只賸下一個幻影，只喚起了我的嘆息和悲哀的情感。

我過去所希望的一切，有什麼收穫與現實呢？現在，人生的暮色已偷偷地照到我的生命，除了黎明時，青春的——剎那間就過去了——暴風雨的追憶外，還有什麼更新鮮更可貴的回憶呢？

但我的自我批判是不公正的。雖然那時候我還是心質薄弱的青年時代，我不是一個聾子，但對於那悲哀嚴肅的曲子，我記憶得很清楚。我記得在蕊娜意達死後的幾天之內，在一種不可思議不可自制的衝動之下，看到了跟我們同居的一個貧婦的死。她蓋着破衣服，枕着一隻袋子躺在硬板上，死得多麼苦痛和淒慘。

她的一生，沒有一天不在掙扎裏過日子的，她不知道歡樂，也不曾嘗過幸福的甜蜜。在別人想着，她一定歡喜死得到解脫和安息。但她在殘老的身子還能彈動，她的胸部在她冰冷的手下呼吸，直到她的最後的力離開的時候，她劃着十字，不住地低聲說着，「上帝饒怒我的罪過；」只有到了她只有一個最後的意識的火花，她的眼睛裏纔消滅了

對於死的恐怖和畏懼。我記得當時在這可憐的老婦的臨終床前，爲了蕊娜意達驚恐自失着，爲她祈禱着——爲父親祈禱，又爲我自己祈禱。

再 中華 民國 三十七年 六月
版 發 行

基本定價國幣五元

(外埠另加郵運等費)

書叢作傑學文界世風正

鍾所之情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著 者 屠 格 湜 夫
譯 者 橘
發 行 人 陳 汝 言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總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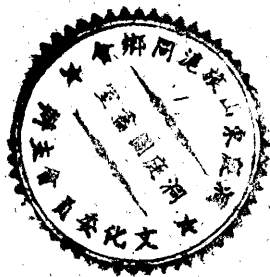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南京東海路一八二號
重慶沙坪壩六八號

正風出版社有限公司

分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漢口交路二八號
重慶都林堂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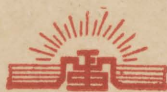
利 羣 書 報 發 行 所
聯 營 書 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2601B



500-

基本定價
\$5.00